

集 函

選 補

堂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林蘭庵先生留補堂集選四卷論說記敘跋墓志傳贊  
題後諸體略備所論述多關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姦猾  
行實言本忠義氣節凜然躍躍紙上吾鄉節烈遺風讀  
茲編猶可想見之焉然所述亦有得諸傳聞不盡合事  
實者如所論甲申從賊逆臣尤多誣枉臬堂文鈔書後  
述臬堂弔黎洲母喪甫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事夫風  
勁指柔一望草靡誠可歎恨然明季節烈而論之亦  
自不媿趙宋所稱從逆如光給諫者今考之潛虛集所

開禧堂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記都城破時公初墮陴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館舍老  
役口語南山親從御河救給事起復拊膺歎曰豈知其  
送與馬阮殺乎馬通白先生云編修平時持論稍苛今  
所記當不妄又言桐城軼事紀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  
詳左侍御光先有野史辨誣一則而公自爲祭影文述  
死狀與左戴言合公下獄法司會訊獨御史必欲坐以  
阻南遷罪殺之御史者卽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  
孫振也今茲編所述若此類者往往而有黎洲遭母喪  
在康熙十九年庚申今先生文中首言戊午己未閒閑

黎洲嬰慈闈之感杲堂往弔云云尤可疑姑不論紅單高揭之有無黎洲喪母在後而茲編所稱年歲轉在前此萬萬不可信者黎洲大賢遭母喪而高揭紅單非病狂者不至此曾謂賢者乃如此乎此必時邪嫉賢造爲之語先生聞之而誤書之者其非親聞於杲堂可決也且此文旣云杲堂生前已大不滿乃篇末又稱萬履安爲善補過而曰願先生略其小而取其大其辭意亦矛盾矣余今校此編而刊之將以永吾鄉先輩之節概而又稍次述所聞書之簡端期覽者審焉民國二十六年

聖補堂集卷序

一四冊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序

林爾庵先生留補堂文集四卷見鄞志今日選未知選者何人然仍以四卷著論說記敘跋墓志傳贊題後諸體略備所論述多闡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奸滑行實言本忠義躍躍紙上吾鄉節烈遺風讀茲編猶可想見之焉然所述亦有得諸傳聞不盡合事實者如所論甲申從賊逆臣尤多誣枉臬堂文鈔書後述臬堂弔黎洲母喪甫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事夫風勁指柔一望草靡誠可歎恨然明季節烈綜而論之亦自不媿趙宋所稱

留補堂集

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逆如光給諫者今考之潛虛集所記都城破時公初墮陣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館舍老役口語南山親從御河救給事起復常虜歎曰豈知其送與馬阮殺乎馬通白先生云編修平時持論稍苛今所記當不妄又言桐城軼事記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左侍御光先有野史辨誣一則而公自爲祭影文述死狀與左戴言合公下獄法司會訊獨御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御史者卽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也茲編所述若此類者往往而有黎洲遭母喪在康熙十九年庚申

今文中首言戊午己未間聞黎洲嬰慈闈之感臬堂往  
弔云云此尤可疑姑不論紅單高揭之有無黎洲喪母  
在後而茲編所稱年歲轉在前此萬萬不可信者黎洲  
大賢遭母喪而高揭紅單非病狂者不至此曾謂賢者  
乃如此乎此必時邪嫉賢造爲之語爾庵聞之而誤書  
之者其非親聞於臬堂可決也且此文旣云臬堂生前  
已大不滿乃篇末又稱萬履安謂善補過而曰願先生  
略其小而取其大其辭意亦矛盾矣余今校此編而刊  
之將以永吾鄉先輩之節概而又稍次述所聞書之簡

留補堂集選

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端期覽者審焉爾堂之兄霞舉先生諱時躍有朋鶴草  
堂集十二卷余錄副藏之猶未刊也民國二十六年十  
月後學張壽鏞序

鄞縣志本傳

林時對字殿颺號爾庵少時其伯兄時躍喜言名節卽與之上下其議論時躍引爲畏友執經倪元璐門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時年十八旣釋褐授行人施邦耀徐石麒皆重之多所指授錢謙益聞其名招致之不往於同官最與劉中藻陸培沈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時對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爲名言踰年使淮藩全祖望撰事狀○案時對撰吳禮嘉別傳云壬午春余奉命使西江則出使淮藩當在崇禎十五年悉屏廚傳攜一僕自隨旋丁艱歸里曹志陳良謨

雷補堂文集

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肅樂一見亦契之

事

甲申閏變作七哭詩

雷補堂集

福王

監國召爲御史

續查舊傳○案事狀以吏科都給事中召但據莊元辰奏疏魯王時時對以薦

授兵科則南都時當以御史爲是

至續查舊傳云召而未赴則誤已輪對上三疏言史督

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

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元

老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閒

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之說並畱中不下時臺省混沓

邪黨過半獨掌科熊汝霖掌道章正宸清望諤諤顧皆

引時對爲助阮大鍼深惡之遂與同里沈履祥偕去

○案

時對撰沈宸荃傳云沈履祥南都亡時對房師孫嘉

拜御史與余有將伯之助狀續起兵餘姚以書來約時對爲之後繼全祖望撰錢肅樂第二碑遂

從戎江干事狀爲嘉績監軍全祖望撰孫嘉績神道碑佐其幕務事狀章

正宸熊汝霖于穎等以時對品行超卓鐵骨冰心疏薦

魯王授兵科給事中莊元辰奏疏○案時對撰沈宸荃傳云宸荃同章正宸錢肅樂合疏

題授余專署兵垣則當時薦時對者正多人也會太常寺少卿沈宸荃分防瓜

瀝與中樞不合每事沮格時對具疏言宸荃服官留都

振揚風化彈劾不避權倖屏息旣而灑泣誓眾歃血會

盟慈悲水義旗實宸荃侶首視越郡孫嘉績章正宸熊汝

聖補筆文彙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霖寧郡錢肅樂皆十五朝食報之忠貞而三百年間生

之節義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沮抑其功媒孽其

短何以服勞臣之心鼓任事之氣耶宸荃始進太僕卿

兼僉都御史又因慈水同事者攘奪其餉舉軍嗷嗷時

對乃與戶部王夢錫多方措置接濟之時對撰沈宸荃傳前御

史姜琛兄弟避地天台時對以人望請召爲御史琛不

至其弟垓赴軍狀時對尋掌工科遷太常寺少卿兼吏

科晉太常正卿兼僉都御史監軍西征○案事狀燕汝霖下海寧時對

實贊之則西征當係此役又晉副都御史屢上封事言江上諸臣宜



合力進兵諸將擁兵跋扈無人臣禮言戰功踰濫當核  
之言加銜挂印之太驟皆報聞其請急通海師之道及  
防江上渡口雖下其議而莫之行續者舊傳中樞余煌歎息

語時對以不能力持爲媿事狀而時對之最得罪於王之

仁者在爭東錢湖之不可塞及牙行諸稅最得罪於方

國安者在請誅馬阮最得罪於諸中官者在禁奄黨之

復用於是國安以東林遺孽糾遂去國而東江潰散時

對年未滿四十轉徙山海閒事定歸家已蕩然矣續者舊傳

乃博訪國難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見

萬補堂文集選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折衷而論定之事狀國朝康熙十四年當事以遺逸薦

不就曹志○案事狀以病力辭有同年生來訪出處時對答之曰此

事豈容決之人耶吾志已定爲君謀寧有殊同年生媿

其言而止續者舊傳時對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

講學黃道周其於翰林張溥周鑑皆嘗師之而學詩於

錢謙益時對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

不足師謙益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

名他師乎光繡謝之未幾遺老凋落殆盡而時對獨年

踰大耋幅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於是悒悒彌甚

乃令小胥昇籃輿徧行坊市遇有登場演劇輒駐輿視之凡時對之至五尺童子俱爲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時對眼花不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京師也時對卽狂號自籃輿撞身下踣地暈絕流血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爲之罷劇嗣是時對不復出掩關咄咄而已事卒年九十一

○案曹志作九十二

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

續者舊傳

子麟錦字祥趾岐嶷不凡七歲日誦數百言過目

不忘十二歲授古文詞胸無滯義爲諸生名噪薦紳間

重補堂文集

傳

四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年二十七卒

時對撰亡見行略

留補堂文集選目錄

卷一

論

天下危尤注意相論

門戶之禍論

對君有體論

枉做小人論

一屋散錢論

盜亦有人心論

留補堂集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棄賢才以資敵國論

論本朝逆臣祖賊檜故智殺異己以就款局

四明人物論

直道在斯民論

禪宗源流論

卷二

記

十六朝綸扉秉政記

朋黨大略記

昭代公卿類多廉約記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記

京營積弊記

瀛州殉難記

威廟末年遺老記

馬阮合交記

閣部史忠靖公以四藩防江記

南都三疑案記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記

重刊聖文集選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三

記

大本堂記

李氏重修森森亭記

梅溪探梅記

東甌法幢禪師主大梅山開堂說法記

東邨延福寺重建內鑿堂記

亡姬黃琰母子小記

陳司馬廢野殉義記

甲申從賊逆臣記

卷四

說

相說

葬說

序

高廢翁文集序

公弼盧大令纂殉忠列傳序

蔣孝廉同菴史彙序

西補堂文集

目錄

梅叟兄煙巖堂詩集敘

跋

跋朱氏家乘後

楊先生祁收雜詠跋後

墓誌銘

明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尙寶司丞前江西道

監察御史湖廣布政司參議提督通省學政

向若水公墓誌銘

傳

葛太史文節先生傳

贊

徐子松盟遺像贊

題後

題曉山集後六則

彙列評語

張巡簡傳

書李子杲堂文鈔後

周鄧山傳

重編堂文集選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春明傳

寄林影巖書

留補堂文集選卷一

明鄧 林時對壘菴撰

論

天下危尤注意相論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吾謂惟天下危而注意於相者綦重於將也如唐之朱克融崔植處置失宜則長亂裴晉公處置得宜則亂平呼吸之機閒不容髮此在平地者不見而獨立高岡罔不周覽者乃見之也矧安危大計有什伯此者乎李德裕之平劉稹討楊弁也

留補堂文集選

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端之處李繼遷母也寇準之決策澶淵也王旦之諭契丹假歲幣及趙德明求糧也必如是而後能參大謀斷大事也斯真宰相才也蓋國之倚相如家之有幹室之有棟不得其材鮮不傾覆然相材實難非才識膽具備何能有濟所謂智仁勇是也休休有容猶屬第二義嗟乎論相才於三代以後非諸葛武侯李鄴侯李衛公范文正李忠定諸公欲以扶危定傾難矣本朝于忠肅之安土木楊文襄之誅逆瑾高文襄之封俺答楊文忠之戮江彬張文忠之輔冲主事業遠過三楊而何威廟

之季竟無一人爲國家理勢靖亂者棟折榱崩宜大廈之顛覆矣嗚呼伴食中書浪子宰相烏程宜與之內其足食哉宜興擅權烏程怙寵兩人最膺聖眷然宜興之明敏烏程之廉謹何事不可爲而一以賄敗一以險媚叢譏同爲誤國何其愚也噫

門戶之禍論

門戶者黨之別名萃四海之眾而走一門其首闕堂與者必天下之正人君子也若夫竄廊廡而避風雨豈無其人或有盜東鄰之父淫西家之女背公植黨欺世盜

西齋文集選

卷一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風勢稍變則改頭換面輒反而噬我良可歎也余嘗讀黨綱傳膺榜之流猶可名之曰激何願託疾於卓之徵張儉懸車於曹之盛猶可名之曰士若八廚之中如胡母班也而事董卓張邈也而依呂布入顧之中如劉表也而據荊州則黨人之中豈盡貞士哉當顧涇陽先生初起時有蔣時蕃者權察典計無復之故爲弊衣冠從東林講學諸君子誤收之遂擢掌銓以賄敗臺省交參冢宰孫公丕揚以是去職蓋君子中原多依草附木吠影望氣之徒攻小人者先攻君子中之小人君子中



之小人不去而欲去小人難矣界限不清牆宇不峻破縱一開未有不反受其累者夫黨之一字豈可垂訓畢竟不傍人門戶不隨人腳跟方爲君子噫甘陵二部互相題拂品覈公卿及其購求纍纍楚毒標榜之禍釀成白馬清流漢唐宋至昭代之季若一轍然玄黃交戰洛蜀紛紜同爲蝸角之爭徒逞穴中之鬪視國家治亂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關心馴致斷送封疆禍貽君父萬死不足償罪而今此輩猶家藏金穴室有姬妾終保首領以歿也二祖列宗在天有靈得無陰殛其

魄耶

對君有體論

人臣對君自有體式微獨文詞爾雅卽容貌辭氣亦不可忽也永樂時有給事中入直太宗詢其姓名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除今職上曰何用觀纓則曰臣幼讀魯論告君不可不詳上喜擢山西布政使岳文肅公對英廟至涕唾濺御衣上曰齷齪鬚子對我言指手畫腳遂罷職辭文清公御前奏對誤稱學生自慚引退南京兵書軒輓乞休疏云享年若干歲世宗以爲語涉自稱

無人臣禮黜爲民李獻吉上封事貴戚驕恣之漸直指  
壽寧侯壽寧者張皇后弟也云陛下所以待張氏者至  
矣孝宗大怒劉文靖公請其故上曰渠竟以皇后爲張  
氏有是理乎劉對曰漢書云爲劉氏者左袒宋史云趙  
氏安苗氏危矣夢陽所言猶云張家耳聖意乃安語雖  
有本亦自是破綻因思胡端敏公劾宸濠有禮樂征伐  
漸不自朝廷出語羣小邢玠等謂爲離間親親欲致之  
死楊忠愍公論相嵩五姦十罪有召問二王語下刑部  
擬罪侍郎王學益比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固小人之陷  
君子深文酷烈然使疏中無自授之隙又將何以爲口  
實耶人主領下有逆鱗撻之者死句櫛字比寧馴無雜  
寧婉無激寧平易無伉直豈獨韓非說難云爾哉

枉做小人論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往往君子待小人疏而小人伺  
君子密故君子恆不勝而小人勝然小人能去君子害  
君子而終不能奪其名千百世而下痛君子橫罹冤酷  
無不思寢其皮而食其肉則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眞  
枉做小人究亦何利之有明靖難時方黃之獄參夷瓜

蔓禍起陳瑛當其受燕賄通密謀爲僉事湯宗所告謫  
戍河西長陵踐阼召爲都御史請追戮黃觀周是修王  
叔英等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弗問孝孺宗族受  
禍慘毒皆瑛羅織至胡閏一案鈔提數百家男女至東  
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曰不以叛逆處  
此輩則我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噍類矣未幾給事  
中耿通劾其朋比蒙蔽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下  
獄誅死夷其家馬順黨奄振害劉忠愍於詔獄己巳變  
起王給諫竑手摔其頭毆之俄頃羣踞爲肉醬奪門之

役英廟欲全于忠肅徐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爲何  
名孫太后聞之咨嗟竟日爲上白其冤有貞遂有金齒  
之謫楊忠愍被杖後以門扇擡至刑部巡風主事南昌  
李天榮希嵩意斥去門扇并藥餌諸物提牢主事山陰  
劉禎特下公民監詔擬罪尙書何鏊侍郎王學益傳會  
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以例不合欲輕擬學  
益怒日視之遂爾降黜公病疫提牢主事浮梁曹天祐  
斷絕醫藥人咸謂公必死幸海寧應明德代爲提牢始  
出公老監甲寅朝審冢宰李古冲默判情眞候決竟以

乙卯九月晦論死夫王學益何熬李天榮劉楨曹天祐等殺人媚人犬豕不食默爲大臣素有物望何亦喪心若是厥後古沖以他譴墮獄得非天降之罰乎又如楊順路楷附嵩而殺沈青霞順楷隨亦被戮薛貞以詩扇殺劉鐸貞亦誅死償命倪文煥毛一鷺媚璫而害周蓼洲周繇貞一鷺懼罪自縊文煥驚悸亡魂死縱逃顯戮彰羞遺臭千載莫洗亦馬牛而衣冠耳然則小人之害君子或尙知所戒哉

一屋散錢論

雷補堂文集選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文靖謂邱文莊有散錢而無貫索瓊山還謂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夫邱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本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爲文有以哉然所貴於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也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不及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只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韓魏公一齊穿紐矣明代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迺深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謂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因程篁墩短其不能詩銜

之釀成廷鞠之獄李文達之嗛嗛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文余謂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之度何如哉顧葉程二公以工詩文遭讒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且榆莢視之可矣

### 盜亦有人心論

人苟居官廉潔行孚於眾雖豚魚可格況含生之類乎漢時有盜被擒請曰刑戮是甘乞弗使王彥方知也匹士爲善化及里閭孰謂盜無人心耶子忠肅公巡撫山西河南兩省議事入京回單騎從數卒行太行道中羣

盜窺探公厲聲叱之盜皆駭服羅拜馬首曰不知爲我公也胡端敏公初爲德安司理家口赴任所抵九江孤舟夜泊江洋大盜聞公威名皆相戒不敢犯李公綱爲太僕少卿冰槩自礪出京盜奪其篋詢從者知爲公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正德閒大盜趙風子轉掠河南北欲攻鈞州以馬端肅公家在城中釋弗圍攻破泌陽欲甘心於故大學士焦芳芳聞先避去賊乃取芳衣冠被庭樹手劍砍之曰吾恨不爲天下誅此賊乃發其祖父冢棄屍燔其骨嗟乎芳稔惡遭誅天乃假

手於盜廟堂之鈇鉞不蠹而萑苻之勸懲轉當嘻亦可懼哉

棄賢才以資敵國論

天之生才有數國之需才實殷禦侮折衝扶危定傾人主自爲社稷計當旁求夢卜側席撫髀以儲數世之用得其人謂宜培養愛惜寬其銜轡隆其事權不使僉邪讒構其間然後能收戡定匡勦之烈而愚暗之主惑於閒慝往往摧殘翦芟自壞萬里長城底於滅亡而不悟如燕之爲齊逐樂毅也趙之爲秦易廉頗李牧也宋之

聖編室文集選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爲魏戮檀道濟也齊高緯之爲周殺斛律光也以至後唐莊宗之爲李嗣源誅郭崇韜後漢幼主之爲周去楊邠史弘肇南宋高宗之爲金害岳忠武也千古有同慨焉國家垂禩三百當時入參機密出總戎行靖邊疆弱凶逆代不乏人而略兼文武以用舍繫天下之安危者惟王文成楊文襄韓襄毅馬端肅諸公勳名彪炳顯融令終所最爲痛惜者于忠肅以隻手支撐大難再安宗社而曹石徐程等誣以迎立外藩橫罹荼毒海內思功悼枉萬口同辭厥後邊關震驚人皆倉皇莫措恭順侯

吳蓮叩首云令于謙在當不至此帝默然其見思如此嘉靖時曾襄愍爲三邊總督以河套水草善地欲爲犁庭掃穴之舉貴溪主之規畫布置漸有次第而相嵩借以傾貴溪聳激天聽謂啓邊釁貽害封疆遂膺顯戮妻子狼狽天下冤之迄今河西一帶醜類永駐收其中後人慌於顯禍無敢頌言以禽蒐之者賊嵩之誤國深矣萬曆中熊芝岡廷弼按遼蚤策其有變請飭營伍請覈地界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之聽十年而驗若左券及楊鎬三路喪師起芝岡爲經略築城浚濠守待

戰未爲失策廷議以爲緩於秦凱攻之使去袁應泰代爲經略四閱月而遼亡天啓初思廷弼言再起田閒時遼撫王化貞以十三萬兵駐廣寧主戰芝岡以五千人駐前屯主守而僉人張鶴鳴任中樞是撫非經芝岡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遼人難信姦細當防乞畱臣言以券一疏尤爲先見未幾化貞用孫得功爲中軍翻城以應鐵騎向未過河而廣寧一時奔潰前屯與之俱潰議者謂經罪稍薄於撫而嫉熊者乘機下石同擬大辟人以爲冤至乙丑丙寅逆璫義子乾兒文致其罪鎬與化

貞尚爾優游而芝岡先決傳首九邊尚謂有天理否令其始終在事無有搖撼之者何至決裂若此至崇禎時流寇之禍則更有可駭者盧忠烈公象昇先爲大名道賊闖畿南統兵奮擊身自搏戰賊不敢近遂擢鄖撫旋領楚節威聲遠播江漢之間晏然溫體仁爲首揆推嫌怨議加五省總理以困之而公追擊闖曹上自宛葉下抵滁和視賊所向晝夜窮逐賊無息馬之期令體仁忘秦檜忌岳之心行裴度平吳之策中原蚤已蕩殲體仁惟東林是嫉忌其立名績更移宣大總督名爲借才實

雷補堂文集選 卷一

十一 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設陷奔公親帥勁旅勤王又與楊嗣昌不合一切軍機多方撓沮賈莊之戰檄總監高起潛合擊不至自率六千人匹馬雙刀臨陣身被三鎗面中二箭赴敵死豈非體仁嗣昌合謀陷害以賊遺君父乎孫白谷傳庭勇於殺賊爲秦撫當陣生擒闖王高迎祥獻俘闕下殛死威名大著賊皆畏之起自繫囚再任秦督力主固守潼關不令賊入秦以扼神京上游然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催督秦人苦之蜚語播聞謂其玩賊且傳言恐喝云督師不出關者收騎至矣傳庭頓足曰吾固知戰未必捷



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疏報師期舉朝危之賊果截其餉道戰於渭南全軍盡覆身亦殲焉賊遂長驅入關渡河北犯無有勁兵猛將以堵遏之者馴至都城傾陷帝后遐升國事至此真堪痛哭設令盧孫兩公不死何至釀成滔天之禍耶噫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更摧挫之斬刈之以快敵人之心而自翦其羽翼又何怪乎斷送封疆顛覆宗祏而不可救也蓋棄賢才以資敵國千古有同悲矣流覽前車不勝太息

論本朝逆臣祖賊檜故智殺異己以就款局

留補堂文集選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言刊本

余嘗讀國策至秦應侯以千金閒趙令以趙括易廉頗底於敗衄未嘗不恨趙之愚墮秦計而不悟也然未若宋賊檜之受金酋指曲殺岳忠武以成和議而爲之君者昏愚而莫之覺至今猶令人酸鼻含憤豈不悲哉本朝遼陽之禍屢申敵閒以款愚我至朕戰將以快敵心而款卒不成徒使國威屢挫全遼盡棄決裂不可收拾則皆逆臣之誤國欺君與賊檜同一機殺焉萬曆戊午己未閒撫順清和陷沒起楊鎬爲經略鎬本庸懦不知兵與李如柏陰結和戎之策而懼杜松劉鋹兩將之敢

戰深入爲敵所忌也四路進兵師期蚤洩敵得預爲  
備兩將分道直抵敵巢中伏淹水全軍盡覆而如柏獨  
以經略令箭撤回蓋楊鎬線索懸於如柏而如柏線索  
懸於敵人設穿陷此兩虎將雖寸強鎬不足償罪而長  
繫賒死至威廟御極始棄西市尙謂有國法乎天啓末  
袁崇煥代爲經略陽主戰而陰主和使喇嘛僧往弔因  
以議款而恐敵人之不信也則殺毛文龍以示質的又  
慮中朝不從導敵闌入以脅和崇煥牛酒犒師約無過  
薊州一步而敵竟渝盟半夜拔營直薄畿甸於是威廟

震怒洞督其奸立殛崇煥敵始敗遁至崇禎末陳新甲  
任中樞又襲楊嗣昌之說力主款議而懼洪承疇之爲  
梗也令職方郎中張若麒以紅旗催戰欲一舉而殲之  
承疇覺跳入杏山堅守而全軍盡沒若麒獨航海逃歸  
以致承疇憤恨降敵合三役觀之則皆逆臣楊鎬及崇  
煥新甲之被敵愚自戕牙爪而中其間也三次被欺殆  
同一轍則咸蹈賊槍殺岳忠武之故轍千古有同悲耳  
長夏讀宋史有慨聊爲抽筆述之以備他年紀遼事者  
之采擇

四明人物論

余鄉先達自國初迄今稽諸史冊郡乘洎故老傳聞若  
遜國殉義奉川有戴探花德彝鄞邑有陳編修忠慈水  
有向大令朴皆見於表忠紀世法錄顯忠祠記而從亡  
惟蛟川獨盛如梁氏昆季田玉良玉良用中節及郭良  
張安國等約有十人則載在王詔治平寺藏本所謂忠  
賢奇祕錄與焦弱侯竝忠節錄劉玉海琳拊膝錄者班  
班可考也洪宣以後名臣輩出楊文懿守陳爲少宰十  
年不調人勸其稍事委蛇公曰吾老嫠婦豈以白首改

萬禮堂文集選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耶疏請復建文年號有國可滅史不可滅之論微詞  
諷景皇有銀豆之謠張文定邦奇以聖人爲必可師日  
所猷爲夜則焚香告天冊書自勵督學三藩以身率教  
楊康簡守隨首案李孜省左道屢疏斥姦佐韓忠定張  
簡肅攻逆瑾中以危法幾殆此數公者皆爲鄞籍陳文  
定敬宗爲南司成十八年奄振欲一識面不可得與李  
忠文齊名稱南陳北李姚中丞鎮平田州岑猛威標銅  
柱而厥嗣狀元涑請撤忽必烈配享革木華黎等從祀  
攘斥醜類大義炳如則皆慈產也奉化王宗簡劬操礪

冰槩屢處膏腴視若垢膩肅皇嘗書御屏天下清官王  
鈞石簡斯皆大節貞操灼灼在人耳目聞者至若張都  
憲楷禽勦劇賊鄧茂七葉宗畱大著戰功莫安浙閩而  
葉文莊水東日記嘗其舉動乖張陸康僖瑜爲李文達  
所薦何文肅作神道碑稱其練達典章明習法令而王  
中丞雲鳳與楊文襄書謂文達不能容羅一峯岳蒙泉  
而極貧之陸布政乃驟擢司寇屠襄惠肅在天廟時名  
守法會冢宰耿文恪卒資望推馬端肅竟以總憲驟躋  
輿論不孚每朝參必讓馬班又弘治閒奄廣得罪死臺

國朝聖文集選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物類彙編

省公劾大臣奸邪通賄者以瀟爲首黃米白米簿籍累  
繫壽寧侯門月影中女轎藉侯以解而總制兩廣時吳  
清惠廷舉爲令下檄爲市舶太監立祠吳不從竟構以  
罪賢否參互豈非閹代久遠迄今猶無定論乎嘉靖時  
相嵩竊柄大啓貪風袁文榮撰青詞入筦機軸余文敏  
繼之威福自恣閭莊簡淵永嘉於御前品覈云只是保  
身遠害當貴谿獲譴有援入議請貸者淵爲冢宰朝審  
主筆判情眞罪當首開本朝戮大臣之禍張司馬時做  
阿仇爲意識馬市必可開楊忠愍因以得罪致政歸里

侍胡總制同籍輿援廣市良田屢營大廈微可稱者領  
袖風雅獎掖後進不至若慈水趙甬川爲權門鷹犬令  
談者至今齒冷也餘如在廷顯爵楊太僕美益馮方伯  
叔吉管光祿大勳楊編修德政率皆黷貨罔上豈非貪  
冒成風上行下效潰隄旣決不可復遏耶沈文恭一貫  
十三年首揆當國受神祖眷注時國本未定羣奄以采  
權俱奉毒徧海內無術回天一籌莫展難免伴食之譏  
而跡其居鄉禁戢宗黨門無私謁歿無厚資非所謂勤  
勞而無私積者乎國史煌煌謂其每事與正人爲仇殆

盧杞章惇合爲一人雖黃不無太過然專聽錢夢皋康  
不揚諂佞因楚宗奪諡事與郭春卿美命不協至改察  
典之期定妖書之獄大駭物聽不可謂非陰伎善類之  
一端也流傳至今東林四明竝提而論薰蕕判然後生  
小子初入仕版輒指爲四明派敲推爬剔受鄉衮累不  
淺余每欲雪之而未能可勝歎哉嗣是以後一鉢相傳  
以模稜熟軟爲捷徑容容苟苟持祿養交萬曆迨啓禎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最可惜者馮司馬元颺兄弟享盛  
名爲海內清流冠冕司馬膺特達之知眷倚方隆而裝

病卸擔雖兵乃專門之學在朝廷用違其才然奉旨舉代舍敏練知兵素負經濟大略之范文貞李忠文不薦而誤引浪子騙錢之張縉彥以弛己責遂致斷送金甌禍貽君父司馬飲恨慚憤蒙誥以死悲夫不幸遭逢板蕩有能捐糜挽戈如陳恭愍錢忠介沈侍御彤菴張孝廉蒼水者蓋不可多得矣風勁指柔一望茅靡爲之三歎

### 直道在斯民論

人之生也直又云匹夫不可奪志也天下至大斯民直

爾雅堂文集選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道曾謂首陽而後遂無其人乎甲申之變京師湯布衣文瓊見帝后梓宮過慟哭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以頭觸石流血被面死弘光時贈中書舍人吳門諸生許玉重琰聞煤山之信欲以身偕殉初投河爲潞王所救玄妙觀扣纆又爲道士所解竟絕粒七日而死有致命詩平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箇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吳縣令吳夢白設祭哭之間於朝贈翰林院五經博士乙酉五月金陵不守山陰諸生王玄趾毓著作致命篇中夜肅衣冠赴水於

柳橋畱上菽山先生書云誓已得死所願先生蚤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又廢一絕以志生平數天左袒竟如何立馬吳山第幾坡氣餒慚無精衛石身亡猶佩信公歌監國贈翰林院簡討鄉人私謚正義先生丙戌六月余鄉趙秀才景麟字天生衣巾懷試草哭文廟自沈於江翌日浮起桃花灘邊日尙轉晴塗人駭異爲舁至其家至夜方絕是當與許玉重王玄趾兩先生竝傳而王爲名士許處通都人競表彰之天生潛修獨行不求人知人亦遂無知之者嘗閱梨洲集有王義士傳義士名

台輔字贊化下邳人以諸生入太學甲申變後購一利刃自隨云欲礮賊之胸人皆笑之王御史變與東平伯劉澤清會於睢寧張樂爲宴君綴麻直入大言曰今海內板蕩宗廟播遷正公等嘗膽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乃置酒高會乎左右欲鞭之王曰此狂生也扶而去之閣部史公造廬訪焉君爲設食蔥湯麥飯史公太息而去北兵南下遮叩親王馬爲前驅所沮有降將問所欲言君曰大國爲明報讎恩至厚江南一塊土不過千里畱此爲杞宋千秋頌義無窮計不出此乃爲德不卒乎

降將掩耳而走南都既覆泫然流涕曰吾誰氏之民而食其粟耶深衣幅巾大呼烈皇帝白晝自縊於象山之樹聚觀者莫不慟哭己未陽曲傅明經山字青主博極羣書當塗以弘博薦之辭不就郡縣逼遣乃不食而死自題其墓曰不夜菴天下曷常無奇士哉因憶唐時黃巢逼長安士子待試者雷連妓館賦詩云領取嫦娥孳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當時文人無心肝一至此丙戌以還大江南北不上公車者金陵王元倬漢吳門徐昭發枋淮陰萬年少壽祺武林汪魏美瀕徐蘭生之瑞王

以中均甬上萬履安泰董天鑑德偁海昌巢端明鳴盛朱近修一是十人而已江東內附後凡行朝舊官皆削去原銜復求會試如馬晉允應純仁等童次公守諭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遺魂舉人哉掃軌著書杜門不出塗山子有詩云三十年前老孝廉也隨兒輩鬪毫末者來都是過時者不用君平仔細占又云故老田居好是閒無端薦起列鷺班一朝謫去尙陽堡始悔從前誤出山憶豈不大可哀耶



堯舜以來精一執中遞相傳授道統卽治統無有所謂  
釋與道也自黃帝問道崆峒師廣成子以清淨澹漠爲  
宗而柱下史復著道德五千言道教始興列子書又言  
商太宰問孔子孰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  
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某疑其爲聖弗知  
其爲聖與真不聖與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託於  
孔子云漢興孝文崇黃老孝武尊儒術而東漢明帝時  
佛教始入中國於是有三教焉晉支道林善談名理風  
規玄遠一時名公如劉眞長許玄度殷深源皆推重之

而廬山三笑圖爲東林慧遠法師與陶元亮陸修靜結  
蓮社交風流韻致爲江左冠嗣是慧琳之徒高坐上品  
結交朝貴潛通宮掖操國政名爲山中宰相遂啓後代  
依附聲勢之端至蕭梁達摩東渡以淨智妙圓語武帝  
尊信之專尙苦空捨身同泰而餓死臺城爲世姍笑當  
時北有佛圖澄狎石虎如海鷗而西秦鳩摩羅什神通  
廣大變化多端唐自太宗令玄奘法師往西域繙譯經  
典於是有三藏聖教曹谿衣鉢者昔如來以正法眼藏  
付囑大迦葉復以尋常所披袈裟與鉢授之俾其相傳

表信自達摩東渡五傳至大鑿而衣鉢遂畱鎮曹谿達  
摩傳慧可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大鑿  
稱能大師此六祖也當時南北分宗頓漸異教北宗神  
秀門人普寂名大照者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蓋  
能師滅度後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  
閒普寂遂謬稱七祖開元中南宗荷澤神會入東都大  
闡曹谿頓教致普寂之門盈而復虛御史盧奕附寂彈  
會奉敕放黜天寶之亂會以檀度助軍需肅宗召入內  
供養南宗彌盛太尉房瑄爲會作六葉圖敘張燕公兩

事焉王維洎縉兄南而弟北瑄與杜甫則皈心南宗不  
許北宗躋秀而祧能也然王維六祖碑銘序其弟子獨  
標神會斷當以荷澤爲嫡派至李長源師嬾殘道人白  
香山參鳥窠禪師裴晉公事黃龍和尚又不知其孰南  
孰北也曹谿自六祖傳後一青原二南嶽三永嘉旣以  
青原思南嶽讓領袖五宗永嘉由經入悟具最上乘正  
知見而余中丞靖作法堂碑記指爲旁出則非矣五宗  
者南嶽傳馬祖道一道一傳百丈百丈傳瀉山此瀉仰  
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

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  
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  
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  
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  
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  
三今滄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宋  
時天下叢林分爲三等禪寺稱宗師律寺稱戒師講寺  
稱法師各居方丈各訓徒眾不相亂也東坡云今之禪  
學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影以逃敗窘則推墮泥濘中如  
是而已此語殆爲今之坐曲盂牀者下一針砭乎然公  
欲借印和尚四大作禪牀玉帶鎮山門千古佳話又不  
知其爲宗爲戒爲法也又如張無垢窺妙喜之藏黃山  
谷聞晦堂之教而楊誠齋有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  
子變作狗語則近於禪矣明自國初迄嘉隆三教鼎峙  
不相瀆擾而學士大夫天資敏悟者往往流入於禪趙  
大洲直任不辭王伯安巧爲遮護周海門羅近溪李卓  
吾之徒圓而近於肆不思見性明心惟云一了百當則  
何以說夫戒而定定而慧釋氏所謂漸教也四十二章

經止言戒而已達摩面壁始以定爲學然亦未嘗不戒也六祖以還以一棒一喝言下卽悟謂之頓教而戒定不復言矣萬曆中三方各樹法幢紫柏以宗雲棲以律憨山以教然惟雲棲專修淨土堅持戒定稱眞善知識若紫柏名達觀與憨山雪浪皆遊方說法而觀尤驕倨負緣巨璫以達宮闈供施日盛從者常數百人萬曆癸卯以妖書事牽染下獄曹郎中懋官杖之四十竟瘐死憨山居萊州勞山時入都交結內侍因得慈聖皇太后所賜藏經一部視金千兩乃奪某道觀而扞海印寺於

其中道士耿義蘭擊登聞鼓訟之上怒下詔獄謫戍海南死雪浪常居南都天界寺登壇說法聽者雲集一日同國子生挾妓酣飲大司成郭公正域惡之榜其事以示戒雪浪愧而遁去流傳至今此風尤爲猖熾錢虞山云今之自命臨濟後人者簧鼓羣昏簸蕩狂惑盲師作俑則判能大師爲外道禪獅子吠聲則斥龐居士爲二乘果棒喝如劇戲付拂如酒籌歧口咎舌聾參瞎證夫比邱法當一鉢行四方今乃於入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食養數百閒漢此癡人尙可與語乎釋公澹歸云洞

宗先青原濟宗先南嶽後乃各尊其祖而爭雲門法眼也夫青原且不藉洞山南嶽且不藉臨濟而亦何有於雲門法眼至於虎邱衍臨濟之傳雲居紹洞山之派各有源流昭然不爽而徑山費隱容變亂青原南嶽之先後刊謗揭具爰書結訟不休至於劈板已屬孽障而天童木塵恣又羽翼之著書鼓惑今雪樞樸修曹谿通誌復改余襄公法堂碑記重煽費隱之狂氛則私而橫矣余謂古今正法眼藏不在鬧市街頭而在孤峯頂上不在寶華座裏而在折腳鐺邊不在龍象繞膝而在柳栗

橫挑蓋雲棲逝而淨業微紹覺亡而講席燼今之禪非禪也公案而已矣棒喝而已矣靈山付後互顯機權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應微笑而微笑應面壁而面壁皆所謂非法非教不可以軌轍者以余所聞見言之遠惟蓮池大師近則密雲尊者眞英靈衲子而下此如覺浪盛公石奇雲公三宜孟公玉臨琇公天然皇公法幢幟公皆精勤練忍爲法門龍象噫安得如數公者領袖諸方拈椎豎拂哉今之宗門逢場演說上堂下座戲比俳優瞎棒盲拳病同狂易一菴院便

有一尊祖師一祖師便有一部語錄吟詩作偈互相讚歎慧命斷絕同陷於泥犁獄中披毛帶角徧業未艾豈可憫矣

留補堂文集選卷二

明鄞 林時對重菴撰

記

十六朝綸扉秉政記

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非其材鮮不傾覆雖云大廈  
將圯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爲存圖危於安不乏斡旋補  
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  
旁求爰立或取諸夢卜或起自屠釣咸能光復啓宇杞  
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曹丙魏房杜姚宋洎韓富

留補堂文集選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范歐司馬諸公克奏戡定救寧之略卽東晉偏安用謝  
安石桓玄叔遂延典午之祚北宋南渡任李伯紀趙元  
鎮再奠藝祖之基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明三百年  
重熙累洽首遡仁宣自文貞文定文敏三楊秉政當二  
祖摧廓之餘歷年多施澤久與民休息海寓乂安老成  
彫謝奄振擅權遂有土木之變景帝監國專任于忠肅  
雖職掌中樞實參密勿鼎定危疑再安宗社有足多者  
英廟北狩復辟銳意圖治李文達言聽計從寵任莫貳  
美不勝書茂陵踐阼賴彭文憲商文毅維持調護縱有

萬安劉吉蠱惑無傷國體孝皇十八年深仁厚澤始終  
啓沃論思惟劉文靖徐文靖謝文正李文正邱文莊數  
人而已正德改元逆瑾竊柄洛陽姚江相繼去國惟茶  
陵獨畱猶幸引用正人王文恪楊文忠梁文康楊文襄  
或參帷幄或任戎行雖穆滿之駿日馳而凶璫伏宸  
濠翼繙就擒黃扉連籌之力也世廟藩服入纂擢張文  
忠於新進君臣道合明倫議禮治致邳隆永嘉歿後奸  
輔嚴嵩蔽之稱宗升耐躋僖於閔至殺諫臣崇道教首  
閉本朝戮大臣之禍秕政多端晚賴徐文貞彌縫其闕

明倫彙編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昭陵享年不永恭默守文高文襄張文忠之功爲最神  
祖以冲齡嗣服江陵獨相十餘年閒綜覈名實雷厲風  
行紀綱振肅稱爲救時之相良不虛云繼此者充位固  
當持謙養交與成熟軟頑鈍之習而元良終建率土繫  
心申文定王文肅之功懋矣光廟升遐熹宗御極方從  
吾潛通宮掖窺視神器而受遺定策鼎奠鐘簴劉文端  
功施瀾焉天啓初政葉文忠以三朝元老代總萬機委  
柄不收權歸逆豎遂啓清流之禍至揚波助餒稔惡滔  
天魏廣微諂附贊導之罪可勝誅哉威宗天姿英畝不



動聲色手殄權奄毅然有爲求治太急有君無臣臨朝  
興歎十七年閒政本之地旅進旅退坐席未暖遽被斥  
逐四顧羣工無可當意自戊辰迄癸未宣麻卜甌者共  
四十有三人惟李建霞韓象雲錢機山文湛持錢御冷  
賀對陽蔣八公范質公諸先生雅饒幹略畱心康濟而  
一言不合棄等弁髦至長山貪穢巴縣狡黠韓城陰忤  
滑縣儉邪德州谿刻曲沃夸汰井研庸鄙通州猥瑣皆  
一時敗類有玷端揆餘惟依阿取容哄騙階陰到手便  
抽身享福而已所最膺眷注當國久而依毗專者惟烏  
程武陵陽羨一則媵民妬賢一則欺君玩寇一則怙權  
婪賄三人衣鉢相傳惟承迎將順而一切練兵措餉戰  
守撫勦機宜漫無籌畫仰承宸斷玩愒惰窳養成滔天  
之禍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

朋黨大略記

三代以前竝無朋黨自東漢之季羣賢以名節相激礪  
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而奄宦惡之目爲鉤黨誅鋤羅織  
盡空朝野然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有牛李之黨小人  
居多相傾相軋釀成白馬清流之禍宋以洛蜀朔分門

別戶然皆君子至王安石用事務讎言者停卞京三凶  
繼之立元祐黨人碑鑄禹鼎以禁錮善類至同文之獄  
起而禍益烈矣蓋朋黨之興每與國運相終始豈不哀  
哉明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沈文恭一貫當國惟喜  
軟美而惡矯激次輔沈文端鯉望實出首揆上物情嚮  
之政府已有相逼之形一時名流如顧憲成鄒元標趙  
南星孫丕揚高攀龍諸公謬自負每與一貫相抗附  
四明者言路亦多人而饒夢皋康丕揚最爲無賴憲成  
與攀龍講學東林天下翕然宗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

也迨國本論起一時諸賢俱以倫序有定蚤建爲請此  
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據以爲功聽者亦何必指以爲  
罪政府諸公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  
南省忤旨放歸一貫及申時行王錫爵皆以維持調護  
蔚有未嘗不婉轉力懇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目爲黨  
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和平所斥必旋加擢用而一貫  
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  
下尊其言爲清議雖朝中亦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  
廣而求進者益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

躁進者咸附之大抵所謂小人者皆眞小人而所謂君子者未必皆眞君子於是又羣起而爭惟撫至廷辨是非李修吾三才家居三輔年少蚤貴所至有赫赫聲爲淮撫多取多與結交徧天下憲成信之亦爲推引工部主事邵輔忠首攻其短與東林爲難然三才挾縱橫之術智取力馭公論亦詘之而東林以此召謗未幾有楚宗妖書之獄楚宗許王假江夏郭正域爲宗伯知其詳頗右宗人而一貫保全楚王不欲窮究與正域相迂宗人憤憤激成毆死楚撫趙可懷之禍至妖書事起一貫

欲借以竄正域并及歸德錢夢皋直攻之至逮婢僕掠治無所得翰林賢者陶望齡唐文獻力解之未允賴司禮陳矩不肯附會以黜生曠生光蔽其獄事乃得釋人言籍籍一貫力辭去時行錫爵相繼秉政收采物情漸獲寧謐又有東宮挺擊一案御史劉廷元訊治專主風顛而提牢主事王之采審得其實以爲主使由戚臣鄭國泰舉朝喧然蓋東宮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得闖入肆憲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

不得已之術兩說者互相濟而不必兩相讎乃廷元與韓浚等恨之寀甚於計典重處之是何心歟羣言謠詠置國事於不問萬曆末年遼陽廣寧相繼淪陷國勢岌岌朝野震驚福唐謝事僉人方從哲獨秉國鈞上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政府不能持權而臺省持之於是齊楚浙三黨竝峙齊則元詩教趙興邦楚則官應震吳亮嗣浙則劉廷元姚宗文合謀濁亂放廢天下賢人殆盡天啓初趙南星爲冢宰著四凶論以黜之與總憲高攀龍副憲楊漣左光斗吏都垣魏大中等澄敘官方肅清銓政庶幾太平復覩而桂魏亂政閹臣魏廣微以國柄授逆奄又有小人徐大化楊維垣阮大鍼倪文煥等一意掀翻重理三案義子乾兒徧布羽翼有五虎五彪十狗之目於是六君子七君子皆不得其死又造爲天監點將等錄以羅織善類天下洶洶賴烈皇帝御極次第服法定逆案以黜邪黨再見清明而錢謙益垂涎大拜排擠同類以致溫體仁周延儒有舉朝皆朋黨之說聳激天聽不信於君從此始自是羣疑滿腹有積輕士大夫之心思用內璫用世勳又用換授卽白衣游棍乘

問抵隙迎上意以詆科甲斥臺省讒說殄行儼然領袖  
天垣釀成猜忌壅蔽之習國是譎張賢姦倒置馴至大  
敗極壞而不可救皆謙益把持營鏡之禍也南都定鼎  
謙益又不遵倫序首倡立藩之議以致馬士英邀功  
聲罪閣部史公掣肘委柄而馬阮鴟張四鎮跋扈羣小  
楊維垣袁弘勳張孫振等附和之紹述要典頻構大獄  
黃澍遂挾左帥掩避賊之跡露檄清君側以討馬阮馬  
阮大懼撤防江兵以禦上游而北兵乘虛渡江陷都繫  
主有同拾芥禍胎於謙益事壞於士英大鉞而勢牽於

良玉父子則黃澍爲之鼓煽皆明室之罪人耳合而論  
之東林始焉主盟如顧高鄒趙諸賢繼如楊左魏繆周  
黃諸忠又繼如劉宗周李邦華文震孟姚希孟倪元璐  
黃道周最後如張溥馬世奇徐汧楊廷麟諸君子文章  
節義爲世楷模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元趙繼爲  
崔魏繼爲溫薛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齒也東林中  
固多匪人而鄭鄮吳昌時爲尤與東林相左者亦間有  
清操特立之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又不屈  
於權奄卒殉節以終王志道璫盛時召用不出王永光

疏指淫刑以召天變張捷赴召卽忤璫斥歸此皆能勁  
挺不與同汗者崇禎時卽宜與之捐成心偕大道而卒  
亦落落不合此則諸賢之過也東林夙望殉難燕京如  
倪元璐李邦華范景文王家彥施邦曜馬士奇金鉉成  
德諸公殉難金陵如史可法袁繼咸左懋第黃道周金  
聲劉宗周徐石麒祁彪佳徐汧夏允彝侯峒曾陳子龍  
黃淳耀陸培楊廷樞諸公各省殉難如蔣德璟姜曰廣  
陳子壯楊廷麟瞿式耜郭維經王錫衮諸公或從容就  
義或慷慨捐生炤耀青史豈非東林中祥麟威鳳哉至  
東林敗類末路喪節如錢謙益李建泰王永吉沈惟炳  
等不得以其東林而恕之亦有非東林而盡節如張捷  
不得以其臭味不同而擯之攻東林者如楊維垣蔡奕  
琛袁弘勳張孫振蒙面喪心一敗塗地傳之天下後世  
彰羞遺臭罪無所逃矣

昭代公卿類多廉約記

貧者士之常惟居官廉潔自砥礪然不滓爲足稱耳吾  
鄉清節羣推奉川王恭簡公鈞以世廟有御屏之喪也  
然余聞故老所傳如張侍御曷棄官歸啜菽飲水兒女

子恆飢寒不恤御史王璟賑饑行部廉其貧餉以百金  
卻不受固請之乃受下戶饑民例一分以答其意朱中  
丞瑄巡撫南畿卒中風醫謂得鹿血可治公曰吳中一  
鹿值數千文命破耳取血和藥而還之閱歷中外四十  
年家無餘羨郡邑稔其匱餉以薪米悉不受卒之日賈  
植於市以殮宗大令顯一介不取任宜興人謠曰二三  
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子佑登進士徐文靖公  
主試見其名大聲曰有天理此我清廉父母宗公子也  
所報不爽如此慈水孫京兆懋致政里居一日思肉味

令市舫作羹以進諸孫繞膝乞之公愴然爲輟羹陳太  
守本深任吉安十九年清廉如一每旦鼓而升堂吏報  
無事則閉閤臥有愬者呼至榻前剖斷之亦不受狀觀  
回楊文貞公贈以詩云潔川城外人千萬共擁神明太  
守歸又有李公山如號搗穀郎中陳公振名餓死布政  
苦節貞操載在郡誌至近時所見王莊簡公佐自太守  
歷藩臬至中丞皆在西江一塵不染余在南浦黎學憲  
博菴猶謳思稱爲真廉吏徐太常應奎守贛州有橋稅  
例入郡橐公獨解貯藩司晉粵東左轄庫積羨金數萬

兩毫不自潤同鄉右藩馮規知之自出資營公內陞因  
得署篆收入私囊又有卻廉州樣珠一事人爭傳頌之  
傅吏部光前冰檠自礪卒京邸同寮贖金以殮余同年  
錢太守武山尊公在銓曹親經紀其喪武山語余云吏  
部革項首惟有傅公李中丞標爲廣東鹽法道以餘課  
十三萬解計部周侍御昌晉令東莞所目擊者每以語  
余童時讀書公家時比鄰有丁中丞饒於資公常語塾  
師曰丁親家從何處得多金吾所不解此余親得之耳  
聞而雲閒許給諫譽鄉以私憾誣公撫黔索取金益啓  
釁人言其可信耶此皆吾鄉表表特爲拈出以告後人  
因憶昭代名臣如劉忠宣公飯客惟麥飯一盂糟蝦一  
碟秦襄毅公撫宣府被人所訐命內臣尙亨往籍僅黃  
絹一端敝衣數件茂陵親閱嘉歎立釋公賜鈔萬貫以  
旌之天順軒介肅公輒致仕英皇召問曰昔浙江廉使  
考滿歸惟兩竹籠乃汝耶謝文肅公在成均有羨金均  
贍僚屬諸生貧者賑給歿者賻襚不私入一錢魯文恪  
公爲祭酒值閣老李文正壽且同官持二帕約公往祝  
公簡篋無帕顧室中又無他物僅存枯魚食其半卽持



以往李欣然烹魚命酌極歡而罷林恭肅公鶚卒於官無以襄事黃文毅謝文肅兩公爲經營僅足棺衾熊莊簡公繡巡撫歸疏布自甘俯仰貧困秦公金何公孟春疏樞之楊中丞繼宗初守嘉興更有饋公篋首者夫人受之以餉公詢知吞早焚丸嘔出之升堂伐鼓集羣吏告曰太守不德爲婦所汙立遣夫人歸王司農質以御史按蜀不肉食人呼爲王青菜王學憲琦冬大雪飢寒不能出戶人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困靡不樂也林副使圭秉憲清端一女嫁而貧憐之助以二帕卒

貴州不能返葬未侍御裳少礪清節躬自汲炊巡按山東寒約如故人呼爲長齋御史鄒翰林智以言事謫戍河西毅然就道衣結履穿親識餽遺悉卻不受黃少卿鞏客至留飯貸米鄰家至日中未舉火恬不爲意陳御史茂烈家居養母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正德中以公清苦奏改晉江學教諭資祿養母辭不就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亦不受以上諸公皆載在國朝名臣傳略余又嘗逮事姜燕及相公劉忠端公念臺先生姜公恆服布袍

留客惟四盞魚肉外一腐一菜使朝鮮悉卻饋盡爲屬國所敬劉公夏一葛冬一褐自諸生以至總憲未常易新衣寢室一敝帳幾穿或綢或布補緝纍纍對兩公使人名利之心俱淡此不過六十年閒事耳而今已邈不可得正學先生有詩云竹裏烹茶費屢呼提壺沽酒繞村無同餐麥飯無難色風概知非小丈夫嗚呼此可以想前輩之節操矣

###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記

國家垂禩三百九夷八蠻無不賓服而盜邊竊發亦時

海補堂文集選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有聞京師居重馭輕天子自爲守三衛旣棄宣遼之肩臂寒賴文皇三犁餘威震警殊域數傳以後雖闌入侵噬終懾伏不敢動否則寧免蹈宋人之覆轍耶余嘗綜觀邊事有三恨五失十五勝算焉一恨安南之棄楊文貞誤引賈捐之棄珠厓俾漢唐土宇淪於卉服令英公循黔國故事世守滇南則交趾布政司雖至今存可也一恨河套之復相嵩借曾襄愍以傾貴溪使嚴疆任事之臣首領不保妻子狼狽天下冤之至今河西水草善地無敢頌言以禽蒐之者權姦之誤國深矣一恨遼

陽之戰李維翰以庸懦喪師楊鎬代爲經略軍機不密  
四路進兵師期預洩又以令箭撤回李如柏致劉杜二  
將軍深入絕地孤軍無援全師覆沒豈非本兵黃嘉善  
及楊鎬疏謀浪戰之罪乎正統閒閩浙山寇鄧茂七葉  
宗留倡亂依山爲寨勢幸未合令兩路進兵一搗杉關  
一繇蒼婺坑暨子耳而養癰滋蔓勦撫乖宜則張楷玩  
寇之失也哈密遠隔西域逼近土魯番以金印封忠順  
王令通貢道瓦刺侵暴勢孤援絕鞭長不及頻年西討  
賦車籍馬甘涼繹騷則許進彭澤處置之失也奄瑾專

恣譏南盜起劉六劉七趙風子齊彥名等流劫山東轉  
掠河北乘勢直薄江淮如蹈無人之境天幸祚國覆舟  
殄滅無遺則馬中錫陸完畏懦之失也海禁久弛島夷  
內訌姦人王直徐海汪五峯等勾引之深入內地禍連  
三省當時勁將如俞大猷湯克寬任環盧鏜等合兵會  
勦指日蕩殲而以趙文華視師聽胡宗憲主撫荼毒生  
靈焚劫甚慘晚賴戚繼光芟除之則嚴嵩專信羣姦縱  
倭殃民之失也關白平秀吉與行長清正等率海艘逼  
朝鮮釜山勢甚猖獗屬國求援命宋應昌爲經略率李

如松救之旋捷旋虜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則楊鎬李如松詐封啓豐之失也至若于謙之禦也先白圭之勦鄭盜原傑之撫流民韓雍之斷藤峽項忠之平滿四林俊之殄蜀寇王守仁之擒宸濠平贛盜降田州姚鎮之誅岑猛王崇古之封俺答梅國楨之討哮拜李化龍之滅楊應龍朱燮元之平奢崇明安邦彥皆師貞丈人謀定後戰鼓行以出奏凱而歸策勦告廟蔭胄旌功可不謂隆焉所最爲歎惋者則莫若崇禎時之流寇當其初起延安僅流氓叛卒耳不蚤爲撲滅蔓延全秦豕突晉豫楚蜀盡罹屠戮勦不成撫不成撫一誤於胡廷晏岳和聲再誤於楊鶴陳奇瑜三誤於熊文燦楊嗣昌使盧象昇洪承疇傅宗龍孫傳庭等掣肘中樞無從宣力誰秉國鈞貽誤封疆溫體仁周延儒之罪無所逃矣覆車在前偵轅在後流覽綜觀曷勝歎息

京營積弊記

明代兵制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籍畱守等四十八衛之眾而訓練之有

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供役於私門培剋於主帥上下相蒙愈益脆懦與老家無異嘉靖庚戌俺答吉囊叩關無能以一矢加遺承陵震怒責令廷臣博謀強兵之策蓋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石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雖復三大營之舊而兵籍存者不能如團營之數又缺額掛名買閒替役蠹弊多端萬曆承平垂五十載人不知兵京營益成故事率皆中貴勳戚家丁竄籍其中兵不識將將不知兵雖有提督勳臣戎政侍郎巡視科道亦無

有覈隱占而清虛冒者馴至啓禎之季權歸奄豎一切操練巡閱盡在掌握莫敢誰何余在長安班役多竄籍三大營冒名支糧每月至三四石遇操期則雇人畫卯耳南陽河南不可問蓋積蠹相沿匪朝伊夕矣以故甲申寇至倚街巷窮人守城人給黃錢三十文所放銃砲不置鉛彈惟空響文臣守門者皆不與知而大瑞典兵者盡開門延賊矣從來禁兵之弛未有若是之甚者使大司馬有于忠肅項襄毅劉忠宣馬端肅其人爲之整理何至惰窳若此木兵缺員繇擇之不精儲之不蚤耳

國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供役於私門掙剋於主帥上下相蒙愈益脆懦與老家無異嘉靖庚戌俺答吉囊叩關無能以一矢加遺永陵震怒責令廷臣博謀強兵之策蓋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石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雖復三大營之舊而兵籍存者不能如國營之數又缺額掛名買閒替役蠹弊多端萬曆承平垂五十載人不知兵京營益成故事率皆中貴勳戚家丁竄籍其中兵不識將將不知兵雖有提督勳臣戎政侍郎巡視科道亦無

有竅隱占而清虛冒者馴至啓禎之季權歸奄豎一切操練巡閱盡在掌握莫敢誰何余在長安班役多竄籍三大營冒名支糧每月至三四石遇操期則雇人畫卯耳南陽河南不可問蓋積蠹相沿匪朝伊夕矣以故甲申寇至倚街巷窮人守城人給黃錢三十文所放銃砲不置鉛彈惟空響文臣守門者皆不與知而大瑞典兵者盡開門延賊矣從來禁兵之弛未有若是之甚者使大司馬有于忠肅項襄毅劉忠宣馬端肅其人爲之整理何至惰窳若此木兵缺員繇擇之不精儲之不蚤耳

始則說謊欺君之楊嗣昌爲之養癰繼則狡點疏謀之陳新甲任其支飭終則鑽營騙錢之張縉彥巧於彌縫偵探不明束手無策而三百年宗社一朝塗地可勝誅哉雖兵乃專門之學未可嘗試然余見崇禎末年在廷亦儘有敏練知兵者如大學士范文貞公總憲李忠文公南樞史忠靖公庶幾禦侮干城之選而馮司馬元颺奉旨舉代乃舍諸公不薦而誤引一籌莫展之張縉彥以敗壞國家則何也司馬慚恨而死當亦悔鑄錯矣

瀛州殉難記

聖朝堂文集選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承乏皇華崇禎壬午春奉祠封之命于役西江夏仲出都門三宿抵河閒駐節瀛海驛館時以僉憲備兵者爲慈水趙公玉淑珽郡守曲阜顏公廣明胤紹而河閒令則同年文水陳公康侯三接也各枉顧余餽程懇懇謝卻不受又設席相延辭以翌旦卽就道不及領惟趙公有桑梓之誼不容辭夜赴其招坐閒感感有不豫色余詢其故云此地介在南北之衝荒旱浮臻土寇充斥而西有流氛豕突東有邊關震鄰岌岌不支弟處此如燕巢幕上旦夕儉安耳余云有公彈壓何懼則蹙額言

無兵無餉從何措手相對歎息而已余亦云齋有金冊道梗爲憂脫有疏虞無論此官卽性命且不可知公云是不難吾當以兵衛送公聞之不勝喜詰旦自勘合應付外公撥健兒六人嫻弓馬者橐刃挾矢聯騎夾輿而趨塗次三遇響賊咸懾伏不敢動行李藉以無虞一路饑民嘯聚挽車載釜南奔者兒啼婦哭擁輿不得前以錢撒地令其奔拾始疾馳而過城牡晝扃關廂闕如行人皆負戟荷戈至宿遷解嚴始將健兒犒賞訖以書謝趙公令回余於仲冬將命芝城竣役旋里接邸鈔見河

聞不守闔城悉罹荼毒而趙公顏公及陳公皆不屈全家殉難最爲慘烈聞之哀痛曾幾何時玉石俱焚嚮之敘秩驛亭者竟成永訣人生如朝露時事至此真堪痛哭趙公淳心實行一腔報國血忱見於容表顏公鯁直不撓爲倪文正公所錄士又偕楊機部先生同門楊公與余有淵源之誼而余於己卯秋登賢書卽執經倪文正公門以故與顏公氣誼甚洽陳公恂恂長者言無矯飾咸一時循良之選而相率殉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悲哉余有哭趙公詩星軺駐節接清顏蘭誼梓情



杯酒閒無策。匡時容竝蹙。有心報國淚。同澗壘。園多棘。資藩衛。行李無虞賴。戢姦一自河梁分手後。何年華表鶴飛還。國家褒卹忠貞宜。有贈諡之典。以余所目擊耳。問者。卿爲抽筆記之。以志一時之屯厄焉。

### 威廟末年遺老記

當崇禎之季。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戡山。李吉水。倪始寧。黃漳海。范吳橋。徐樞。李鄭貴池。七人而已。煤山之變。李倪范三公攀龍鬚而偕殉。則君亡與亡。義在固然也。戡山漳海樞李貴池在林下。

亞補筆集選

卷一

十九

四明成書

續編本

不與其難。而次第殉國。戡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樞李以白經死。惟貴池不知下落。當亦鬱鬱告終。至若蔣晉江。高膠州之從容就義。陳南海。王昆明之慷慨捐軀。楊清江之與城俱沈。瞿虞山之安坐待盡。烈烈轟轟。豈非身騎箕尾。氣貫白虹。爲一時之斗極也哉。乙酉。以還舊輔在籍者。吳興化。鹿友。錢武原。泠黃溫。陵東厓。皆身負物望。而視顏親息。求活草閒。惟傳進賢。寄菴。畢命沙場。首懸縣庫。姜新建。燕及焚身。烈燄血化青燐。亦庶幾大臣與國存亡之義。最可恥者。若嶺南之何吾騶。黃士

俊屢向戎幕頓顙乞哀復赴行在振顏就列人誦其面  
有十重鐵甲又不足責矣

馬阮合交記

安慶桐城爲文獻之邦自魯嶽方先生紹明理學滄嶼  
左公從而羽翼之俗綦美矣有阮大鍼者薄有才藝蕩  
佚名教爲鄉評不齒夤緣掖垣遂同徐大化楊維垣倪  
文煥傅樾等深相結專意與東林爲難凡逮死六君子  
七君子皆與其謀合算七年一疏排擊善類不遺餘力  
人以渠魁目之然實非崔魏黨也第藉奧援以報復東

馬補堂文集選

卷一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耳璫敗蒲州相國定逆案將大鍼榷及趙興邦元詩  
教等列名城且永爲禁錮大鍼恨甚每思乘閒以圖翻  
局因奉旨舉邊才聳田惟嘉薦霍惟華張捷薦呂純如  
冀死灰復燃賴烈皇帝堅持不允遂絕意仕進流寓金  
陵廣買妓妾教以歌舞雅善填詞有春燈謎燕子箋諸  
劇馬士英亦黔南世家爲宣府巡撫以罪遣同寓江寧  
與大鍼相得甚驩閒以女妓遺之士英益喜成莫逆交  
酒酣耳熱抵掌談天下事心服之以爲江左夷吾復見  
也陽羨相再召大鍼迓之干請甚摯周言逆案難翻問

廢籍中誰爲若知交可用者以士英對時士英尙編成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鍼薦甚感甲申五月援立聖安晉揆席遂破格薦用大鍼舉朝大駭高磴齋姜燕及兩相國以去就爭之司馬呂東川大器僉憲郭六修維經太常曆月如兆恆給諫羅訥菴萬爵等連章論劾馬怙權爭勝密請陛見遂召大鍼召對稱旨超擢江防兵部左侍郎高相國密奏云起用大臣須下廷臣公議會推乃與禮制相合士英奏云高某未嘗薦一人今臣纔薦大鍼又言是逆黨國家多事莫說是逆黨卽盜賊亦

要用他大鍼亦奏云若必待廷臣公議僉同臣寧退守躬耕決不入東林之黨政府殿上相爭遂成水火於是大學士高姜兩公冢宰藐姑張公虞求徐公總憲念臺劉公僉憲六修郭公中丞世培祁公大理格菴章公太常月如詹公一時眾正皆去國羣小連類以進蔡奕琛以少宰入內閣張捷爲吏部尚書陳盟爲禮部尚書楊維垣爲副都御史張孫振爲河南掌道而袁弘勳徐復陽陳以瑞等皆相繼彈冠一意掀翻重理三案至欲斲楊左之棺將復興同文之獄而北騎渡淮左兵南下黃

澍露檄以清君側馬阮懼甚撤防江兵以禦之而宗社傾覆矣愚哉馬士英也本非逆黨而誤交匪類甘居下流千百世而下至與秦檜買似道同聲唾罵而稔惡貫盈身膏釜鑕死爲逆鬼生號權姦良足嗤矣

閩部史忠靖公以四藩防江記

長江之險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險又所以蔽長江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門戶守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宋范宗尹胡舜舉議裂河南江北數州之地分爲四鎮擇人爲帥使各以其地產之賦養

兵自衛以屏翰王室此莫安江左不易之策也畱都定鼎督輔史公倣此議立四藩畫地而封以靖南侯黃得功興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四人充之首尾相制拱衛金陵詎非良畫惜四人非劉韓張岳史公用非其人耳貴池諸生劉城奏記於公曰四人皆盜賊之餘非有恩義聯結知慕節概樹功名垂聲稱於後世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俱弱則專制自爲而互相兼并今內無老臣宿將足以彈壓在廷推公防守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四人者防

江是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矣公必悔之公得書果悔而事已無及於是以滁州和州等十三州縣隸靖南以江都泰州等十五州縣隸興平以山陽清河等十四州縣隸東平以五河靈璧等十七州縣隸廣昌而四藩各不遵約束竝爭揚州揚本高傑分地人懼其淫掠閉城不納於是傑統兵攻圍史公親往安駭馬兵道鳴騶固守百姓拚死力戰鄭進士元勳持議通融擾眾怒被殛而傑駐紮瓜步日肆憑凌置討賊復讎於不問竟符城所料人心愁怨四藩中

惟得功稍恭順卽劉良佐亦攻臨淮以臨淮乃其分地而百姓不之從也嗣是以後督輔日往來調劑無暇安心料理防淮防江而權姦怙黨梟弁鴟張日磨牙礪齒以吮江南半壁之膏血一時內釁外患竝作而國事難措手矣當時笑宋人無識送得其君入杭入粵而今并宋人不逮焉尙謂國有人乎誰生厲階迄今爲梗春秋責備賢者恐督輔史公亦難辭其咎爾

南都三疑案記

洛陽既陷福王草洵被闖賊所醢宮眷逃散世子由崧

得一護衛軍常姓者牽率過河寓太康伯張呈親第人無識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陳潛夫送至鳳督馬士英處遂同四鎮擁立爲弘光帝登極後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羣臣奉鳳輦至殿下與帝掖后至殿隅密語移時羣臣拱立以俟祕弗聞半晌始下拜慟夫人皆疑揣喬大理聖任先生在班行所目擊者留面語余或云帝實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審理貌類因冒認語時戒弗洩同享富貴事眞僞不可知第來時既不迎踰頃始下拜哭而出奔又不同行自往蕪湖就靖國太后偕

馬士英至浙則事屬可駭一疑案也甲申季冬鴻臚高夢箕僕穆虎自北而南途遇一穉子挾與俱行薄暮解裏衣則粲然龍也虎驚詢云我王子又易語太子以告夢箕初猶疑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人宮何呼則故作羞恨狀曰我兒聞媿媿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始信之欲疏聞繼恐先帝血胤出將不免密送杭州宅穉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夢箕姪高成無以禁書達夢箕懼命載往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於乙酉正月始疏聞帝亟遣內臣馮朝進追回自紹興命府

邠九卿科道及舊日東宮講讀等官辨認時劉中允正  
宗李司業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公懋第  
疏至鈔有北示云北亦有太子到嘉定伯家掩面哭長  
公主不相識周奎入奏令侍書朱國詔等及嘗爲太子  
醫癩內官辨認皆以爲非及見袁貴妃妃云太子有四  
虎牙牙根甚黑又腳下有痣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令  
其父兄出首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將宮中圖問講讀何  
所則誤指端敬殿爲文華殿又問講讀完所寫何字則  
誤以孝經爲詩句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

廉不識也已戴給諫英至以先帝曾親鞫吳昌時攜太  
子至中左門問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名皆不  
能對未幾總憲李沾帶數人升階始跪地乞憐自云駙  
馬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穆虎所教再訊時搜穆虎衣  
得夢箕姪高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語審時  
皆張御史孫振爲政夢箕等既到咸以甘言誘之明以  
嚴刑加虎所云往閩往楚欲幹何事皆抵死不承夢箕  
曾爲史閣部買硝黃欲并竄可法夢箕無所及惟口許  
之明仰天歎曰我爲無賴子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

鑿四訊之明高成自杭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閩楚語夢  
真惟請死孫振持閩楚語甚堅大理卿葛寅亮密言曰  
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  
命乎若其供也舍忍則無法搜剔則激變孫振悟言之  
士英不復根究矣蓋太子之假人人皆知而各藩鎮黃  
得功左良玉等屢疏申雪認以爲真雖頻錄訊詞相示  
終未釋然黃澍至挾左帥傳檄討馬阮爲太子申冤又  
一疑案也乙酉三月童氏自河南至云爲帝元妃劉良  
佐令妻往迎叩其顛末云年三十六歲自十七歲入宮

冊封者爲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  
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十四年生子名金哥嘴背爲記  
今在甯家莊言甚靈驗妻信之跪拜如見后良佐素憚  
妻亦以爲然童氏聞之愈驕凡所過有司供應稍吝輒  
詰問有等處童左者露半面曰免問者駭笑至京帝  
以爲童命遺集撫司審初猶曰眞及刑拷乃云周王妃  
誤聞周王爲皇帝故錯認然錦衣指揮馮可宗上童氏  
獄中所供福藩宮中事縷縷數百言非盡渺茫又對天  
泣誓呪帝負心言甚憤激況不訊之禁廷而拷之詔獄



尤爲非體又一疑案也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記

天啓七年丁卯六月海寇鄭芝龍犯銅山中左所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父紹祖爲泉州庫吏太守蔡善繼郡治衙與庫鄰龍年十歲戲投石子中善繼額擒治之見其狀貌笑曰法當貴而封善自愛因厚遇之不數年父死遂與弟芝虎流入海寇顏振泉黨中爲盜振泉死眾無所統乃推龍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禦始議撫以善繼常有恩量移興泉道以招之龍感

恩爲約降善繼坐戰門令其兄弟囚首自縛請命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遂據海島截商粟閩存饑求食者多往投之勢益熾巡撫朱之馮遣守備洪先春率舟師擊之先春大敗身被數刃然龍故有求撫之意乃舍先春不追獲盧遊擊不殺破中左所約束麾下竟不侵擾泉守王猷曰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悔罪之意今勦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招諭許立功贖罪鄉紳王侍郎志道亦以爲然興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崇禎元年戊辰芝龍降

於巡撫熊文燦壬申海盜劉香犯福建小埕龍爲游擊擊走之陞參將癸酉加署總兵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出門下自就撫後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龍以此居奇爲大賈既俘劉香海氛頓熄又以洋利交通朝貴浸以大顯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鎮龍築城開府其閒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旂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然龍爲人貪鄙好利狡猾善結交非有英

雄大略也丙子戊寅關門震驚廷議欲調龍守天津乃大行賄令弟鴻逵提水師一旅至燕勤王得免調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征劉香歿於海次鴻逵又次芝豹皆紈袴不習兵弘光時以鴻逵爲大都督帥水師鎮京口鄭彩者本海賊降於龍冒姓鄭亦爲南京都督時金陵岌岌有南遷之意所以待鴻逵彩者綦厚欲藉以結龍又遣都督陳謙齎詔封龍爲南安伯乙酉二月至泉啓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龍曰安南則兼閩粵請畱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龍大喜厚贈謙五月金陵不守鎮守

京口總兵鴻逵彩不戰先逃會唐藩從中都來邂逅挾  
之俱東至福州與龍及撫按立爲帝改元隆武晉龍爵  
平國公鴻逵爲定虜侯芝豹爲澄濟伯彩爲永勝伯一  
切兵餉戰守機宜專委龍爲政龍開府天興坐見九卿  
入不掛出不送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外有紳  
助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搜括府縣庫積年存留未  
解絲毫皆入龍橐時帝未有嗣賜龍子森國姓改名成  
功森在弘光時入南京太學執贄錢謙益之門爲弟子  
字之曰大木隆武卽位年二十一上奇之因賜姓今名

俾統禁旅封忠孝伯出入大內每上意所嚮輒以告龍  
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何楷與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  
途盜截其耳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板擲大學士蔣德璟  
幾傷帝雖知龍不可恃卒無以制之龍亦以不出關無  
以服眾心乃分兵爲二以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彩爲  
副元帥出江西帝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旣出  
關疏請候餉駐不行時北招撫江南者爲洪承疇招撫  
福建者爲黃熙胤兩人籍晉江與龍同里龍先遣密使  
微行通款而前齎詔封南安伯陳謙者奉魯使至闕趨

起未敢進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啓而稱皇叔父不奉  
正朔帝大怒下謙獄龍疏救不允有錢邦芑者狡譎實  
出龍門下爲御史而陽與上親密啓謙與鄭至交爲魯  
心腹不除恐有內變或以告龍龍未之信夜半內傳片  
紙別移謙斬之龍聞伏屍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之於  
是疏稱海寇狎至拜疏卽行中使手敕慰畱不聽龍旣  
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錢江  
之潰也八月帝決策幸南贛未至北兵過劔津乃遁入  
大帽山貝勒至福州韓固山略定興泉先是北兵未至

原補堂文集選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鄭芝豹先抵泉閉城大索餉鄉紳不輸家財者梟首得  
數萬金將盡焚城中居室以餉未足遲至明而固山兵  
到乃奔安平鎮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如雲礮聲不  
絕以別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不敢迎降又自恃先撤  
關兵無一矢加遺有大功而兩粵素隸部下若招廣自  
效閩粵總督可得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龍相厚者招  
之龍曰吾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  
安平龍怒曰旣招我何相迫也貝勒問切責固山令離  
安平三十里弗駐兵遣人持書至安平略曰吾所以重

將軍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必盡其力力竭不勝天則投明而事若將軍不立主吾何用將軍哉且兩廣未平鑄閩粵總督印相待吾所以欲見將軍者商地方人才故耳龍得書大喜其弟皆勸入海魚不可脫於淵而龍田園徧閩粵自秉政以來增置倉莊五百餘所駑馬戀棧遂進降表十月至省貝勒握手歡甚折箭爲誓命酒痛飲三日拔營起挾之俱北矣從者五百人以別營不得相見龍面作家書皆屬其無忘清恩謂貝勒曰北上覲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

儻有不測奈何曰此與汝無涉亦非吾所患也龍既行鴻遠成功彩各牽所部入海或逆或順似要似乞皆奉龍指縱龍抵燕陛見封同安侯奉朝請以誓故特羈縻而已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各官於烈嶼定盟恢復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又於廈門設演武場從大學士曾櫻議頒隆武四年戊子曆以文淵閣印印之秋攻掠漳泉諸縣汀邵羣盜竝起據建寧閩郵爲阻戊子夏北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直抵漳州鄭兵皆遁入海龍長子成功次世恩次世襲同弟姪揚帆入粵島屯

種永曆帝駐端溪遺光祿卿陳士京入朝己丑返命封  
成功爲延平王始用永曆年號辛卯三月閩撫張學聖  
興泉道黃澍提督馬得功總兵王邦俊等偵廈門無備  
潛師襲破之曾櫻自縊死掠金銀九十萬兩盡擄其輜  
重珍寶歸成功聞之大怒壬辰進圍漳州閩督陳錦爲  
其下所殺以首來降漳州破得功闖家自焚死學聖討  
逮入京論罪於是遣章京邵新內院鄭庫訥同龍標丁  
李德周繼武等入海招諭成功封爲海澄公掛靖海將  
軍印令駐紮漳泉惠潮等處閩督劉清泰亦以書招之

成功疏謝并以書復劉欲得浙閩粵三省見畀然後歸  
順家書寄父龍云父旣不以兒爲子兒亦不敢以子自  
居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嗣今以後兒只知  
有君不知有父等語竟不受敕印跳梁如故乙未冬舟  
山守將巴臣興舉城降台州總兵馬信棄城納降於舟  
山寧波副將張洪德亦航海相從丙申二月降將馬信  
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改廈門中左所爲思明  
州六月成功標下中軍黃梧帶兵丁船隻赴漳投順知  
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墮城出卽授梧海澄公

世守漳泉丙申冬成功率師北犯奪閩安鎮殺北將胡希孔戰於南臺奪馬二十五匹殺延平援將張裕丁酉冬成功會師浙海以兵部侍郎張煌言爲監軍北抵羊山軍人競捕羊大風猝起浪翻海舶自相擊盪義陽王溺焉己亥五月全師北發從沿海至寧波東鄉大掠取糧米數萬石運至海舶煌言先抵瓜洲題詩金山成功至北兵出禦殺死千餘乘勝克其城攻鎮江破之煌言溯江至儀真吏民迎降六月煌言抵觀音門水師畢至遣人掠江浦克之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語煌言蕪城上

游門戶控扼要害非公無以鎮遏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凡得府五州三縣二十四金陵亦欲議降未決會謀者探知海師疏懈樵蘇四出營壘半空釋甲而嬉松江援將梁化鳳首先衝鋒襲破前軍成功倉皇移帳北兵傾城出戰海師大敗成功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潛至南田懸壘居焉凡迎降職官鄉紳悉遭誅戮當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庾門單弱方謀所向塗遇紅夷船一隻其通事南安人謂

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臺灣公家之舊物也有臺灣則不患無糧矣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時閩中大饑芝龍招饑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載至臺灣令芟舍開墾秋成所穫倍於中土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夷和蘭國所奪踞其地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燬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所入之路爲澎湖彭湖水淡地勢低下海舶至此須易淺舟以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至澎湖海忽漲竟以

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礮擊城城堅不受礮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直貫城中城中無水止藉此水取汲若塞其源則三日告困矣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國自王其地數年如扶餘仍稱延平王成功娶丁丑進士董颺先女爲繼室無子止生一女嫁魯世子資遣甚厚其前妻子經乳名錦舍擁兵與父抗成功驟發顛狂於癸卯五月咬盡手指死經龔職稱嗣王仍用永曆年號益築驚築城造艦番舶往來恣其貿易蓋臺灣延袤數千里



地膏沃可耕種沿海附近島有銅山廈門暹羅呂宋而  
澎湖爲臺灣之外護最名要害令劉國軒宿重兵守之  
甲寅耿精忠叛經與之合鄭氏入猶稱永曆二十八年  
擒黃梧殲之全家被僇海澄公遂滅馮錫范者父澄世  
隆武舉人范入臺灣與經爲密交以女婿經次子克塽  
經死有三子業立長爲嗣而錫范專權殺長立其婿克  
塽人皆不服癸亥八月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同總督姚  
啓聖乘其上下離畔合謀發兵潛搗澎湖又令總兵劉  
進忠韓大任招撫劉國軒國軒與錫范不協降於施琅  
爲嚮導直逼臺灣錫范不得已挾克塽投順并成功弟  
武靖公某經幼子某克塽年二十幼子年十四而寓居  
臺灣者魯世子鄭王益王淮王汝王等九人同遷至福  
州偕克塽錫范俱北去蓋自天啓丁卯至今癸亥垂五  
十餘載鄭氏父子子孫三世雄踞閩粵海島跳梁跋扈  
今始殄滅子弟爲虜覆宗絕祀豈非天道哉

留補堂文集選卷三

明鄭 林時對壘菴撰

記

大本堂記

每誦所南詩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則潸然出涕唏歔感歎者久之蓋君父爲人生大本匪躬蹇蹇罔極哀哀離裏率土莫與易也雖然不得於君猶可以事父至以君之故而盡瘁致命攀柏長號則孝子含冤貞臣化碧千古有同悲矣嗟乎大本之於君父有能

留補堂文集選

卷三

一

留補堂文集選  
留補堂文集選  
留補堂文集選

致身竭力者幾人哉吾友臬堂氏痛其父之蒙難旣哀士以封之又建祠於墓所昕夕饗奠而顏其堂曰大本願名思義比於立庭之誓余未嘗不哀其志傷其遇而欲凡爲子孫者深思而動念也夫儀部公起家名進士飛鳥嶺南有惠政嶺南人愛戴之如羅池鱷谿奏最擢春官遂膺國難客死西陵臬堂痛焉築土室坐臥其中思夫口澤手澤優乎如見其容而愾乎如聞其聲不禁泫泫然淚之靡從而恫乎有深悲也古人聽樂而思南陔讀詩而廢蓼莪臬堂則識此堂以詔後人嗚呼人莫

不有君而儀部不惜以身殉人孰不有父而臬堂幾欲  
以身從是父是子孝子貞臣大本之稱於斯不愧則夫  
後之孫子登堂而繹其義食舊德之名氏服先疇之隴  
畝凡而器用財賄疇非爾祖之所貽者歲時伏臘肖像  
而祀之一飯不忘永思維則尙三覆臬堂詩還憶招魂  
路西冷岸草菲庶幾無負大本堂之意乎

李氏重修森森亭記

古無墓祭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廟廟則有主墓也者體  
魄之所藏也主也者神靈之所宅也是故廟所以祭而  
墓非祭所然而塋兆之地平衍豐沃則高曾而下凡子  
孫皆得耐葬歲時上冢猶得以識其處蓋有聯屬宗黨  
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饗堂之設固在所不  
廢矣吾鄉望閭推鄧山李氏自宋太尉忠義公家本青  
澗遭女真之變自拔歸朝孝宗時賜第西陵後遂有啓  
宇於鄧者易代之後恥事異姓惟以經術傳家今所稱  
森森亭則國初宗一公自起生壙也平疇爽塏蒼松翠  
柏蒼蔚蔽虧閱三百年蒸嘗不替相傳爲異僧目講所  
定人稱李氏阡亦曰吳元年墓蓋肇造之始正值日月

重光乾坤載闢六峯侍御詩所云猶憶沛中提劍日太  
平祖臘到於今余諷詠數過不禁低徊懷慕及杖履行  
游訪劍履所在松楸無恙闕碣如新豈非源遠流長根  
深條茂爲李氏闔宗發祥毓秀之區哉喪亂以來此亭  
遂圯今歲宗英輩追念先猷慨然經始披荆莽尋遺礎  
丕新堂構於是編籬墀戶栽植成林而森森亭頓復舊  
觀余聞之重有感焉夫亭之興廢關氣運之盛衰李氏  
世爲勳門自宋亡子孫退守躬耕不求聞達當眞主龍  
興霸府初建而此亭適成遂有長清處士櫟軒棟塘諸  
先生爲人倫師表馴至重熙累洽侍御著績於衡陽司  
理蜚聲於淮甸中丞筑竹安疆威標銅柱儀部嶺表垂  
蔭節殉冰天家翔忠孝之聲世續勳庸之盛今者陵谷  
載遷一時名流守貞抱璞潛德韜光則有戒菴碧樵泉  
堂諸君子豹蔚鴻冥而此亭又復重建昔人有瞻魯陵  
佳氣鬱鬱蔥蔥而知爲奮興之兆吾知繩武前徽耿光  
祖烈必有勒旂常而垂鐘鼎者樹駿流鴻可計日而蹊  
矣臬堂諸君以余言爲然遂抽筆書之以爲此亭之記

梅溪探梅記

離寧城五十里而遙有錫山卽古赤堇山也嘗產錫故  
又名錫山郡治山脈皆發源於此高峯插天起伏蜿蜒向  
北行經桃源林邨諸處始融結於郡城之鎮明嶺下有  
梅溪以梅得名巒巒聳秀萬壑爭流而一溪環繞五十  
餘里匯於建隩之大橋乃與塘河合於是寶巖精舍建  
焉肇自唐元和初名孝義院至宋大中祥符開始賜今  
額寺基宏敞廣五畝四圍牆陰栽梅數十本每當臘破  
春回花開爛熳望之如雪撲鼻清香一路環植或疏或  
密絲絲不絕所謂十里梅香也探梅至者游屐雜遝余  
與本寺衲子竭霖爲方外交恆邀余梅開隨喜而憇穴  
未遑徒塵夢想今歲癸酉花朝前二日霖令余內弟朱  
子餘古買一葉小艇挈杖攜襪行出西郭門抵望春橋  
歷十字港青塾鳳輿諸處始至陸家橋登岸散步可二  
里餘路坦衍畝澮繡錯溪流濺濺如鳴琴迤邐至牌門  
頭有宋張樞寮卽之書錫山二字今坊圯額亦無雷惟  
存兩石柱爲寺外藩夾岸皆聞姓聚族而居闔井輻湊  
戶多聖實再行百許步有伏龍橋緣錫山上有龍潭當  
春水泛漲龍常出沒爲患因建橋以鎮遏之未至寺右

有黃觀察元恭莊祠左有蔣山何氏墳石坊沿溪梅樹  
扶疏紺流澄徹聞舊有寒碧亭朝陽洞今亦不知其處  
漸陟高阜則寺之山門也拾級而登兩旁古松夾道蒼  
鬱成林天王殿前銀杏二樹亭亭偃蓋高聳矗天爲數  
百年物旁有竹林竹大如椽綠蔭蔽虧翠色欲滴登大  
殿憑闌凝眺老幹嫩枝或斷或續暄若積素落英風飄  
又如飛絮不知其瘦影橫斜暗香浮動能與孤山西谿  
玄菟爭勝否耳過大殿爲法堂左有靜室名亦冥堂余  
爲書聯云鉢底飛出大鵬魚攪翻覺海瓶中貯來天池  
水灑徧楊枝廡下爲齋堂香積右方丈名寒香室余又  
書聯云吞來無核拈花笑夢到孤山徹骨清廡下爲庫  
爲僧寮殿堂舊皆頽圯今賴霖師葺構輪奐鬱然數年  
前余曾爲師作重興碑記蓋寶巖自唐迄今名講寺皆  
闡揚台教至丙午歲九峯鑑雪慧禪師受天童付前登  
座說法始易教爲禪而霖公乃雪師嫡嗣弘振宗風鼎  
新堂構寶巖古剎自是其中興也哉余探梅之暇與師  
晨夕茗敘見壁閒張蓉嶼大令舊詠遂同餘古次韻賦  
成一律紀游而兩夜香鐙樂聞清梵頓滌塵襟又不啻

嚼碎梅花咽殘雪矣因於舟次援筆書之以誌勝遊  
云

東甌法幢禪師主大梅山開堂說法記

梅峯爲古荷衣院離寧城七十里之遙在萬山深處自  
漢梅子真尋幽棲逸丹鑪藥鼎遺蹟宛然嗣後法常禪  
師傳法馬祖老坐此山梅子熟爛萬指響臻遂爲古佛  
道場宋時始賜名保福寺由唐迄今年逾千載桑滄屢  
易興替頻仍而明崇禎間倏被罡風吹墮孽海一片旃  
檀化爲狐兔之穴若非雪嶺上人奮毘犁勇猛亦胡絲

高補筆文集選

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俾琴案荷池重現祇林寶樹散雪師恢復後念祖庭一  
席不以玉帶鎮山門長鳴寶鐸則鬼子窺覷簧口謠詠  
能無虞功虧覆簣於是不憚重趼遠走東甌敦懇吾兄  
密印法幢大師來主保福機緣迸湊雲水駢闐師敲唱  
雙馳玉杵金篋人天瞻仰眞此山中與法祖也師起瑞  
安名家曩現宰官身而說法在世直追管葛功勳出世  
不數瞿曇願力蓋自丙戌挂冠從沙縣呂峯芟染躡屩  
徧參至乳齋飯依石竒老人遂接孟袋余曩偕師追隨  
京邸雖身在豹尾螭頭未嘗忘獅林鷲嶺自諸生時受

記於僧摩馬居士時時將南詢錄心識圖舉似證參又  
嘗挈余過蓮花菴結放生社所梓有天咫篇業報差別  
經戒殺勸化文明心見性夙饒根器蓋自昔已然不待  
鼎鑪洵易始一齊放下坐證菩提矣以余所聞師生平  
奇特一闡揚之當師爲孝廉感尖帽之夢買鱗數十頭  
坐蒲團說偈拔濟頓現僧相一奇也春榜將放夢巨人  
持大鐙報高魁硃書不姪不殺一奇也閤室獨臥仰見  
牆壁玲瓏有無數佛菩薩無數日月星空中映現開眼  
合眼無非此境又一奇也爲蒲圻令政績超卓感動穹

蒼育甘露之瑞講筵上達御幄親嘗遂聘特簡又一奇  
也師真靈山付囑以信行成善果者耶師原名增志字  
任先登崇禎戊辰進士以邑令奏最入翰林歷官至禮  
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參密勿國變後披緇法名行幟號  
法幢於乙未夏入保福登壇說法宰臣居士衲子塞夷  
信從者眾住山凡六載梵宇鼎新又手削方丈五楹倉  
庫庖福之屬靡不整飭置田數頃山百餘畝以贍香積  
又辛勤操作不辭勞瘁值歲饑拾蒿餅以充枵燃松膏  
而繼晷怡然自樂善誘不倦辛丑春甌江耆宿再三祈



請乃歸老密印著雍涪灘之歲一偈口占跏趺示寂所  
謂七十年來閒打哄了無奇特詫新聞今朝撒手懸崖  
去一任諸方說幻真也歸密印時卽於北門紫巖山下  
兆建塔以爲蛻形之所涅槃後眾卽依言封龕焉嗟乎  
古今大聰明人宦海陸沈患得患失廣營田宅爲子孫  
作千歲憂何嘗尋取自家本來面目一旦眼光落地時  
茫茫失向竟不知一點精英飄泊在何處豈不大可哀  
耶如師之一瓢一笠脫屣乎三公而超離於五濁炯炯  
不昧眞如湛然者有幾人哉師文章吏治節概忠猷名

垂國史嗣法傳法自利利人行冠檀那余何容贅聊述  
在大梅者兼摩醯正令截斷眾流有如此至今梅花偈  
嶺荷衣古院與太白響巖妙高飛瀑鼎峙明山爲三大  
叢林余雖老憊無文不禁歡喜讚歎而樂爲之記

東村延福寺重建內鑿堂記

法喜家旁驚外馳學秀鐵面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閒  
漢何事是近裏著己者蜂子投窗泥牛渡海茫然不得  
要領何不收斂身心尋取本來面目蓮池大師嘗云人  
得一時空閒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

得高景逸先生教人亦云聖學只在靜中培養收拾來  
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易稱研幾書言安止詩云  
內省大學慎獨中庸自誠楞嚴止觀華嚴寂照皆真實  
不二法門耳東村延福蘭若山深地僻人跡罕到宋時  
廣禪師虛堂智愚諸耆宿皆開法於此所建內鑿堂爲  
退休之地林木蔭映一陣松風數聲鳥語天籟自然禪  
鋒透露嬾堂舒學士所謂此處曾無一點塵數他珍寶  
信非真也久成濯莽今賴吾法友于石介公締構鼎新  
命余一言以記余惟內鑿之義與蓮池大師景逸先生  
所言正爾脗合一靈炯炯不鑽龜不打瓦不裝虛幌子  
不逞口頭禪要在息慮屏營迴光返照瑩如明鏡澄若  
寒潭徹底晶融通體圓湛頭頭現成處處灑落悟真悟  
休真休解脫真解脫又奚煩三登投子七破蒲團乎余  
也悟慚無垢寧窺妙喜之藏慧遜大蘇莫殫參寥之祕  
只拈內鑿了義筌蹄盡化箝搯都忘願與名師參透箇  
中消息便當攬翻覺海不特撞破砂盆矣

亡姬黃琰母子小記

亡姬黃氏名琰幼字玉娥余嘗呼爲揚叛兒則憐惟私

語也系出新安父業賈廣陵遂爲廣陵人明眸皓齒儀  
靜體閑不啻芙蓉出水朝霞初旭嫺音律善弈能琴初  
不解書余教之臨池遂能做墨女紅亦復綴巧芙蓉裊  
裏繡出盤龍翡翠叢中刺成綵鳳矣賦性妍慧善探承  
人意目睫之間幽曖畢照余或抱悲鬱鬱一言解頤哂  
視微笑所謂玉貌怡顏芳詞舞色能使衛玠忘百端張  
衡釋四愁者與辛巳謁選過蕪城江皋之佩獨結斯人  
異地相遭目成心許遂以重午後三日爲定情之夕嗣  
是偕余北上侍余南旋露宿風餐板橋馬跡齊眉抱頸

聖朝文選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物類彙編

甘苦與同每當繡嶺春風琵琶夜月篆煙裊裊房櫳動  
處玉女天來衣帶飄時素娥月下若遇偶窺奔旨卽有  
鶴翔之勢乍引絲桐遂似龍吟之弄宛然玉樹臨風也  
多難以來貧病相憐誓同衾穴雖復頻嬰拂逆回瞻坐  
側鬱伊頓捐而不謂一疾懸延溢焉朝露則彩雲易散  
眞成薄命之悲耳猶憶丁亥秋飢來驅人駕車出游顧  
影牽衣玉容無恙曾日月之幾何歸而病病而竟不起  
也荒華之飲弗效攻螻芎藭之求徒聞御溼豈曾竊藥  
莫知奔月之期亟欲翦香竟乏返魂之術數月以來羽

裙留碧織履閒紅膏凍奩芸梳寒匣麝夜來羅帳猶聞  
熏罷之香舊日春衫空記著餘之樣嗟乎痛哉姬人生  
於天啓丁卯六月十一日未卒於戊子五月廿一日酉  
年僅二十有二乙酉中秋四日生子亢宗方面大耳余  
所鍾愛不謂姬人亡後未浹兩旬荏苒痼疾一夕告殂  
時蓋六月初九先是有侍文明霞者買自維揚亦於是  
歲初春同病先逝一輩偕來一年竝殞聊爲抽筆記之  
以志余之痛焉

陳司馬巖野殉義記

陳司馬巖野殉義記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邦彥號巖野廣東惠州博羅人不諗其出身所繇當  
丙戌天興不守思文弟唐王聿錕浮海至廣州布政使  
顧元鏡與隆武舊閣臣蘇觀生立爲監國時兩廣總督  
丁魁楚粵西巡撫瞿式耜已先奉桂藩永明王監國端  
溪矣觀生令邦彥爲主事通好於桂邦彥至肇慶魁楚  
問戰與平孰便邦彥云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  
以言乎戰外患方殷豈可追踪譚尙貽笑千古乎不如  
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於丙戌十月卽皇帝位  
改元永曆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宣諭廣州邦彥聞

唐王已正位不敢入以詔致觀生而去唐桂方相持而北帥李成棟佟養甲自閩入廣唐王自縊蘇觀生死之丁亥永曆帝由端溪至桂林於是兵部侍郎張家玉起兵東莞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以舟師圍順德而前大學士陳公子壯亦舉兵九江村率戰艦數千與邦彥同攻廣州先是邦彥結已降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爲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清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七日三鼓內外竝起而陳公先期五日以舟師薄城謀泄養甲捕楊可觀等殺之并坑花山盜之守東門者開城出戰以巨礮碎舟師陳公兵大敗於白鵝潭退保高明邦彥亦退守清遠家玉破博羅守之李成棟攻高明發大礮碎其城陳公及僉事麥而炫被執解至省大罵不屈殛死成棟又圍博羅家玉走增城與成棟大戰城下火藥盡家玉與諸將痛飲夜半投濠水死數千人無一降者成棟又以水陸二萬人攻清遠城破邦彥猶率兵巷戰力竭赴水北兵鉤出之檻送廣州同總兵曹天壽亦罵不絕口遇害陳公張公與邦彥事雖不成然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永曆帝得以安居於桂林武岡

之間三人實有力焉戊子六月李成棟反正以全廣歸朝廷帝仍至端溪始贈陳公少師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番禹侯諡文忠張公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諡文烈邦彥兵部尚書諡忠愍邦彥有文集名獨漉堂彙子恭尹字元孝亦以詩文著聲與屈子翁山爲嶺南聞人云

甲申從賊逆臣記

開嘗閱唐宋二史見靈武重興乘輿返正凡汙賊僞職者以六等定罪於是斬達奚珣以下十有八人賜陳希

蘭補堂文集卷三

十三 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烈等七人死而張均張垪以故相子聯姻帝室太子念舊誼請貸其死玄宗不允請之再三乃云垪爲汝曲贊長流嶺南均草僞檄辱朕父子罪在不赦竟誅死一時名士如王維鄭虔雖蒙僞授然維託疾遜辭虔密疏通款然猶左遷中允司戶天台唐法嚴於懲逆如此宋靖康之禍金酋立張邦昌爲楚帝以徽欽北去昌不辭免偃然踞大內沮勤王師擁宮人李氏酣飲以紫半臂被體稱大家高宗立見羣情不附始勸進奉迎李忠定公綱首疏糾之云春秋無將將則必誅邦昌爲宰相十餘

年受朝廷恩遇而恃虜勢幾致改物大逆不道今猶覲  
顏就列釋而不誅豈可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乎  
於是斬宋齊愈而以邦昌王時雍安置潭州人言籍籍  
始將二人賜死又以徐秉詰吳玠莫儔李擢孫覲等各  
流邊海顏博文以下倣唐法分六等貶竄宋人屈法申  
恩吞丹是漏不逮唐遠矣本朝甲申之變狂賊犯闕帝  
后還升一時廷臣從逆纍纍而首先推戴蒙面喪心投  
降倡叛者惟二十人爲最如宋企郊李振聲楊王休鞏  
焞喻上猷黎志陞張嶙然陸之祺等八人屬賊入京自

誘佐命如楊觀光梁兆陽等二人輦金媚賊立登要津  
如何瑞徵侯恂傅景星高翔漢光時亨楊枝起左懋泰  
張若麒周鍾陳名夏等十人列榜首敘受賊寵眷皆禽  
視獸息人頭畜鳴雖經金陵六等定擬惟光時亨周鍾  
緝獲正法斬首首橋陳名夏聞風潛逃投北入內院與  
馮銓爭權弓弦勒死餘皆隔在異域或遠遁或賂免未  
正冀街之誅莫紓神人之憤至今公論鬱鬱余依春秋  
之義聊假口誅筆伐暴正其罪令萬世下同聲醜詆無  
俾逆渠得追天憲焉宋企郊陝西乾州人戊辰進士以

揚州推官入天曹屢陞司勳員外郎以貪贖羅察典回籍闖賊僭號舞蹈稱臣僞署吏政府大堂屢次選授凡晉豫齊楚僞官皆其銓注從入京踞冢宰之堂上坐僞文選顧君恩侍坐僞從事楊枝起拱立於旁兩次開榜一選九十二人一選七十三人皆其銓敘賊敗西歸以企郊典選私親故鎖其頸後與牛金星潛逃竟賒死李振聲陝西米脂人闖賊同鄉甲戌進士官廣西道御史巡按湖廣首降賊僞授兵政府少堂甲申春改爲刑政府少堂從賊西歸不知所終楊王休北直鹽山人庚午舉人潼關兵備道僉事癸未賊破關迎降僞授戶政府大堂從賊入京仍爲僞司農鞏熾陝西慶陽府真寧人戊辰進士以主客司員外郎陞河南參政降賊僞授禮政府大堂倣古法爲山龍袞衣賊被之寒慄怒曰汝移兩山於肩以壓我將被戮牛賊力救乃杖之幾斃喻上猷湖廣石首人辛未進士以富順令行取授福建道御史巡按順天丁憂在籍降賊僞授吏政府少堂黎志陞湖廣華容人甲戌進士官山西督學參議降賊僞授兵政府少堂從入京僞改工政府大堂張嶙然浙江烏程



入甲子舉人面青藍色號張花臉久不第謁選天曹以  
貌寢不敘庚辰復入春闈徐勿齋太史首錄高魁廷試  
召對亦以貌寢失清華選授秋曹晉郎中未三載出守  
平陽大郡賊至卽迎降僞授兵政府大堂扈賊爲前導  
用事後改僞戶政府少堂總督倉場大理卿凌忠清公  
其同鄉同年也城破後至凌寓勸授僞職公此曰吾身  
任名教豈同狗彘乎愧慙而去賊敗又投清補江西學  
道未幾死余曾至吳興詢其家亦微矣枉做小人果何  
益哉陸之祺平湖世家己未進士起部曹陟學道歷任

江西河南陝西諸省回翔藩臬間年已髦矣復起秦左  
轄賊破西安凡督撫司道守令各官及鄉紳死難者共  
四十餘人惟之祺與巡按御史傅景星叛降賊僞授戶  
政府大堂金陵定罪又以重賄獲免老而不死是爲賊  
其信然矣已上八人皆扈賊西來擁轡前導見城破揚  
揚得意自詡佐命元勳其無恥負國若此至入京首降  
者楊觀光山東招遠人戊辰進士官翰林侍講兼春坊  
諭德資深秩峻賊至卽同梁兆陽各輦五千金託宋企  
郊饋賊大喜立授僞禮政府少堂召入文華殿畱坐待

茶賊問郊天不茹葷不行刑不近女色有說乎觀光叩頭對云天人一氣相感不茹葷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感格上穹賊云有理有理先生說的是以後先生常進來講講廿四日又召一次語不傳木天清席安得多金平生貪婪可知梁兆陽廣東順德人戊辰進士以海澄令行取授翰林簡討庚辰癸未兩入春闈分考賊至首倡助餉之說以五千金饋賊僞授兵政府少堂廿三日卽召見叩頭云先帝無甚失德只因剛愎自用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竝至賊云朕只爲這幾箇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又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恆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眞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賊大喜畱坐待茶出語門人伍貢生世魁因傳於眾金陵定罪又輦多金徧賂倖免雖儼然人面哉亦馬牛而衣冠耳何瑞徵河南信陽人戊辰榜眼與劉昌辭所蘊皆牛賊同鄉首先錄用百官鑽營求進者皆借徑焉宋企郊第一次挂榜以瑞徵爲首

僞授弘文院學士教習館員賊敗投清又爲禮部侍郎未幾死當與辛未榜眼吳偉業丁丑榜眼陳之遴癸未榜眼宋之繩竝萬年遺臭鼎甲之不足貴如此視同鄉杞縣劉狀元文正公真不啻蜣丸之與蘇合矣侯恂河南商邱世家丙辰進士歷任至戶部尙書屢加勦餉練餉致民不聊生又誤薦左良玉爲大帥恣睢跋扈荼毒生靈實爲罪魁丙子革職下獄出卽降賊以其歷練僞授兵政府大堂老而無恥至此傅景星河南登封人丁丑進士以平陽推官陞兵部職方主事復改御史巡按陝西城破卽降賊僞授兵政府大堂至京改僞少堂管理職方高翔漢陝西寶雞人甲子舉人辛巳以商邱令行取授工科給事中賊以同鄉故親厚之卽用爲都直指受僞職最蚤光時亨南直桐城人甲戌進士以內江令行取授刑科給事中狂躁喜事日與同官楊枝起廖國遴時敏倪仁楨等把持朝政甲申二月賊逼總憲李忠文公密疏請東宮撫軍江南分封定永二王於江浙上袖公疏繞殿巡行且讀且歎諭閣臣陳演憲臣言是演泄其語上召對公再申前請學士李明睿亦助爲

言時亨大聲云諸臣奉皇太子至南都欲何爲將行靈武故事乎於是諸無識者交口抵譟上怫然起并公疏不行設時亨不狂言激阻豈有覆巢之禍乎寸莖不足償罪矣十九日與王忠烈公竝轡巡城賊大至露刃脅王云降否公抗聲曰不降賊以刀築之罵不絕口被害時亨卽跪下投順僞授兵諫議寄其子書云諸葛兄弟分仕三國伍員父子亦仕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無負南朝科第其喪心如此一斬未紓眾憤楊枝起南直松江人甲戌進士以湘陰令行取授戶科

給事中從不到科發鈔惟日與廖國遴奔走陽羨興化二相之門納賄招權濁亂朝政又與吳昌時曹溶尋衅詐害人畏之如蛇蝎以罪輔周牽染下獄出卽投賊僞授吏政府從事終日拱立於旁惟唱名登記不敢措一語嚮之岸然矯矯者竟安在哉賊遁潛歸又以重賂獲免六等定罪尋死左懋秦山東萊陽人甲戌進士官吏部稽勳司郎中賊以其有謀略僞授兵政府少堂鎮守山海關等處與張若麒最爲賊所倚賴視乃弟羅石先生眞冀壤之隔雲霄耳張若麒山東膠州人辛未進士

以盧龍令陞職方主事加光祿少卿闕外監軍以知兵  
聞陳新甲爲司馬調職方郎中筦樞政同主款息洪承  
疇不從欲一舉殲之以紅旗催戰致全軍覆沒若麒獨  
航海逃回革職下獄擬辟出卽降賊賊以其習邊事僞  
授兵政府少堂鎮守遼東等處周鍾南直金壇人壬午  
癸未聯魁選入詞林首倡同館迎降僞授弘文院編修  
牛賊極重之呼爲介生先生令作士見危致命論大稱  
賞不知此論何所措詞也逢人誇牛老師知遇人傳勸  
進表出其手三十年雄踞文壇主持聲氣一朝敗露名

教掃地有志之士羞讀其書文章一道尙可信乎陳名  
夏南直溧陽人癸未會元探花數十年老名場褒然舉  
首人方爲得人賀旣入翰苑上書言事蒙召對稱旨以  
編修兼吏兵二科給事中將有不次之擢反面事讎僞  
授弘文院編修與周鍾招引同類降賊負國忘恩賊敗  
南歸聞南都定罪復按北膺特簡入內院未幾勒死當  
是烈皇帝陰靈所殛餘從逆者繁纍多人不能盡數皆  
做六等分別定罪而惜南都所覈不愜輿論至若河南  
寶豐革退舉人牛金星首降賊爲左輔從入京僞授天

祐閣大學士名首相凡銓敘僞職及夾榜追贓皆其旨  
縱李巖杞縣舉人天啓閒逆黨李精白子任俠嘗出粟  
千石賑饑人德之稱李公子杞縣令惡其市名得眾錮  
諸獄賊至百姓殺令破械出之遂投自成僞署制將軍  
造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以相煽動入京踞嘉定府賊  
敗後中州郡邑多返正巖請提精卒收復金星譖其欲  
自王勸伏甲帳飲并其弟牟殺之顧君恩拔貢生不知  
何處人有謀略與金星巖爲謀主至京僞署文選同宋  
企郊操銓柄宋矮子名獻策河南人長不滿二尺精六  
壬數僞署軍師又有萊州監生楊永裕曾爲欽天監正  
僞授禮政府少堂妄興民不知何許人僞授刑政府少  
堂皆雜流也然薦紳大老皆一望茅靡此曹又何足責  
賊在道又以太常寺卿張第元爲僞兵政府大堂以給  
事中耿始然爲僞刑政府大堂第元山西汾陽人戊辰  
進士以觸忌諱立誅死始然山西猗氏人甲戌進士以  
奏讞失指夫婦皆自經又以涇陽令李天篤爲僞戶政  
府少堂天篤北直雄縣人庚辰進士賊尋縊殺之妻子  
財物皆賞軍噫三人者稽顙賊廷汗其僞命旣喪軀又

禍及妻孥身名交敗愚矣慚矣悔何可追矣

留補堂文集選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留補堂文集選卷三

留補堂文集選卷四

明鄞 林時對蟹菴撰

說

相說

今之術家或以子平五星言祿命或以六壬遁甲龜策  
衍禽言占候或以太乙太素洞微紫微言術數人自以  
爲君平家口以爲季主皆渺茫不足憑而惟風鑑之說  
因形貌以矚神采定人之吉凶壽夭貴賤有確然不爽  
者其說皆宗麻衣麻衣古隱者如鬼谷鶻冠之流所著

留補堂文集選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有石室賦等書然苟卿有非相說而昌黎言以相占人  
不如論其人心術與行事之是非爲有定則又舍形  
而論理也聖門以閭閻侃侃行行之氣象定吉凶而又  
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何說焉春秋時善相者如周  
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穀也食子雉也收子是以相而  
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  
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  
人之禍也厥後言皆如響至若堯長舜短禹跳湯褊皋  
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須臾傳說身如植鱗周公斷樞



又舜重瞳項羽亦重瞳將操何術以測其聖凡乎古之善相推姑布子卿又如州犁伯季咸唐舉許負許劭周玄豹之徒術皆有驗畱侯一見沛公輒歎以爲天授伏波一見光武遂信帝王有真下邳英雄龍行虎步太原公子鳳目虬鬚夫帝王龍鳳之姿雲日之表固有以異於人者子將謂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魏先生謂李密無帝王之規模非將相之才略此又以其度量與材器合形貌而品騰也漢晉以來見於史策者周亞夫縱理入口當以餓死何晏鄧鸞鬼躁鬼幽果不令終人相班超燕領虎頸飛而食肉爲萬里封侯之相卒立功西域封定遠侯宋文帝生子劭袁后自審視以有凶相欲弗舉帝苦禁乃止後卒弑父王衍見胡雛倚寺門而嘯急令收之則勒已遁去矣煬帝見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非常戒弗相近張曲江以祿山有反相令張守崖斬之帝曰卿無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而祿山竟爲唐禍李存勖少時父克用指謂客曰此奇兒也後十年其代我戰於此乎年十三獻捷京師昭宗奇其貌以瑪瑙杯翡翠盤賜之拊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

毋忘余家江西有術士望王氣在吳越分入杭求之見錢鏐卜其大貴婦人亦有異相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謂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而其應乃在漢文帝丹陽鄭氏女相者謂當生天子李錡因納爲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相者善聽人聲聞守正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敗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事之不爽如此高皇在子興所郭山甫具言天表之異因以女入侍袁珙

識眞主於長安酒家云鬚過臍卽登基矣御史毛伯溫按楚朝興王得見世子卽致敬致餽出謂其子曰吾固知江漢皇明乃在此戒弗洩宣德閒徐有貞未第與其友段民邀于忠肅同讀書虎邱有道士烏元運過之相三公皆大貴求度已劫至正末有人過淮上見塗中推車挑腳者皆具公侯之相歎曰黃巾事必成孰知爲鳳泗從龍于忠肅公幼時僧蘭古春相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柳莊謂于尙書王學士何不退于名望刀眼王名血灑頭後皆不免趙司空玃致政歸于公巡撫中州

以前輩禮事之極恭一日引于手嚙其臂出血于悟請  
教不答子孫問公何嚙于手歎曰于好官惜不令終耳  
袁忠徹相李忠文陳文定兩公名位相竝時李短小而  
陳豐軀修髯望之若神人未以爲然後同爲大司成稱  
南陳北李英廟對羣臣言徐有貞可惜無福卒有金齒  
之行王文成幼名雲五歲不言有僧摩其頂曰此非常  
兒奈何名洩之乎因改守仁人相之云必能跨躡父海  
日翁自恃大魁不以爲然後以尚書封伯爵從祀廟庭  
父不逮遠甚梓溪舒文節未第時大臣有善風鑑者謂

曰子今之羅文毅也果首擢大廷再過之問止此乎則  
曰忠孝狀元子尙存見少耶梓溪風節卒與文毅相亞  
云斯皆灼灼在人耳目閒雖然亦有不可一概論者昔  
裴晉公命主貧餒而以還帶位至三公宋郊以渡蟻登  
宰輔則又在積善與勤修德矣余素不諳姑布之術然  
以臆度之亦有倖中者當崇禎壬午春封皇四子爲永  
王羣臣朝賀文華殿王年十歲翼善冠蟒袍大璫環擁  
余隨班行四拜禮訖王致謝云先生們多勞了音琅琅  
可聽眾易其少也起而近矚之王乃田貴妃所產藍田

美種而面目黧黑有寒儉之色余心竊訝之甲申之變  
同東宮定王爲闖賊挾之西行不知所終壬午冬余奉  
命冊封淮藩長子由桂爲世子亦十歲余授冊訖諦視  
之面顰鳥喙狀更劣余私語同行余未之儀部曰此豈  
貴徵耶儀部唯唯國變後黃炎之胤降爲氓隸矣丙戌  
在行朝大璫涂文輔抱監國世子示廷臣年甫週閭部  
張公國維元老鬚眉皓然謂余曰是雖少吾主也宜共  
拜之余如言拜訖而相其貌黃肌瘦大翼金枝玉葉余  
心益怛怛未幾爲梟張國柱所得爲贅降北竟沈錢江  
三王皆不獲令終然則神明之胄王公之貴錦衣玉食  
廣廈細旃固可妄據乎哉

葬說

古今言葬法有三其一論形氣形者山阜之象金木水  
火土是也氣者山川之脈理或聚或散是也得木氣者  
象青得火氣者象赤得土氣者象黃得金氣者象白得  
水氣者象黑此在天成象也木形直火形尖土形方金  
形圓水形曲此在地成形也又看龍穴砂水所云入山  
尋水口登穴審明堂而以前後左右四獸環抱向背辨

吉凶也其二以天星卦例論方位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生剋衰旺又以十二宮長生墓庫定水之來去也所謂不用穿山虎惟於二十四山中取三吉六秀不用透地龍惟於六十分金中取丙丁庚辛也其三又有三元白法卽曆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爲一元三元共一百八十年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值年值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卽太乙家鈞宮值事太乙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融結有常不可

同也蓋形氣理之顯者也方位理之隱者也方位一定不易者也三元白法則隨時改換者也舍形氣而論方位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否則凶又何取於生氣之乘乎若三元白法益屬穿鑿又地理中之捕風捉影矣要而論之葬經千言萬語總不出葬乘生氣脈認來龍二語又以山之老嫩水之向背土之潤燥草木之榮枯因形定穴卽爲吉壤一切雙山玄空五行穿山透地縫金之法俱屬渺茫不足憑也今人惑於鬼蔭之說以死者之骨骸能爲禍福窮通夫子孫者

父祖之分身也程子云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口據  
子孫之心而爲言豈在禍福乎自鬼蔭之說不破於是  
受報之遲速公位之分配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  
附會口形氣之外不得不雜以五行之衰旺生剋心愈  
貪而愈昏說愈多而愈亂幾無可葬之地矣余謂以山  
川之起止合散相其融結亦不難辨若欲定向出煞只  
據羅經以六十分金統十二支爲內盤起向上五行之  
長生以二十四山分屬六十分金爲外盤起龍上五行  
之長生以二十四山爲綱格來龍必以三吉六秀爲尊  
以六十分金爲目格坐向必以丙丁庚辛爲正庶不差  
謬耳至於剋擇之說益爲不經古者葬必筮日非生剋  
衝合之謂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  
日筮者筮此也春秋雨不克葬日中乃葬古人又何嘗  
擇日耶

序

高廢翁文集序

古來簪纓名胄類以忠孝節義傳家如陶元亮自以晉  
代三公之後不肯屈節以甲子紀元而漢汝南陳氏東

海鮑子都家閉門遵臘恥事異姓千載猶仰高風又如  
宋稽淵子賁唐楊涉子凝式病父失節託疾辭官終身  
隱約豈非賢子弟蟬蛻不汙卓然自樹者哉吾鄉文獻  
之邦凡世家舊族咸秉禮守義以名節相激礪易代後  
篤念國恩潔身高蹈不逐時趨者如李子杲堂周子棲  
煙陸子披雲高子廢翁及董子曉山徐子霜皋朱子柳  
堂錢子蟄菴退山輩率皆名家子堅貞自矢甘心肥遯  
五十年來困悴厄塞多鬱鬱告終而棲煙曉山廢翁柳  
堂爲今時碩果歸然無恙余猶獲握手把袂覩離黍以  
同哀望冬青而雪涕顧同人中惟廢翁尤爲艱苦家本  
華無以好義傾其資壯歲輒棄去青衫不就有司試一  
椽容膝壁立瓶空琴書外惟緼袍敝屣怡然自適也時  
時偕猶子隱學泊家庭評荔堂萬孝廉悔菴爲耆會尙  
羊於鑑湖柳亭之閒尊酒論文賦詩嘯詠風流標致里  
中奉爲典型其先世萬竹先生當宋南渡後結廬錫山  
之麓以寒碧名亭讀書講學坎廩以終閱今五百餘年  
復丁斯厄而廢翁仰承先志取寒碧名集以誌弗諠余  
高其義嘉其節而未始不悲其遇也鬱伊侘傺擊筑高

歌異世同揆豈非今之雲窩處士菊山詩人歟則茲一卷詩文當與鬚髮集水雲彙竝傳來禩余聊綴數語於簡端俾後之讀斯集者興起感發亦可以知人論世矣

公弼盧大令纂殉忠列傳序

春秋一書聖人扶綱植紀垂世立教於仗節死義者咸力爲表彰如孔父仇牧荀息等大書特書使讀者興起激發爲萬世慮至深遠也蓋自有天地卽有父子有君臣人生大倫厥惟忠孝一絲血路萬變不磨若舍此則人道或幾乎熄矣是故明君賢相恆兢兢以此風勵如

國朝文選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刷刊本

漢高帝之貴季布唐高祖之褒堯君素周世宗之重劉仁贍我太祖之祀福壽李黼余闕涉頽磨鈍大抵皆然至元世祖祭文信國伯顏恤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教竝植人彝者乎嘗慨有明中葉頽丁多難自啓禎以來一膺瑄禍再罹寇氛荼毒摧殘橫遭冤酷其間忠臣烈士念綱常之大義懷君父之深恩裂帛膏刃湛族燔骸者殆難縷數則皆三百年尊賢敬士之報崇獎培養有以鼓動拔起耳與朝亦嘗褒恤忠貞於甲申攀髯諸臣贈諡賜葬不且與祭信國祀福壽李黼余闕者事



同一揆歎公粥盧大令天懷亢爽磊落大節雅慕古  
今忠孝義烈低徊愴歎平生游屐所至不憚於車塵馬  
跡閒周咨廣詢手寸管編摩濡削搜采靡遺蓋起自戊  
午訖於丙戌閱年三紀列傳二百闡幽表微哀然成集  
余受而讀之見其綜述贍該敘次簡潔屬詞勁挺論斷  
精嚴不激詭不抑抗詳而有體覈以存真深得昌黎廬  
陵筆意當與表忠紀世法錄拊膝錄頌天臚筆遜國年  
譜諸書存有明一代寶錄真千秋信史也余不敏向嘗  
輯表忠碎疏二集蒐羅年來殉難事甚悉長言之不足  
又詠歎以傳之將錮諸鐵函以藏井底今得盧子此書  
炳炳麟麟昭垂星漢豈非廉頑立懦存大防而維名義  
爲古今不朽鴻文哉以視余所紀殆如僞父覆瓿山人  
浮瓢直等諸敝帚斷梗矣

蔣孝廉同菴史彙序

余嘗數過邗閩聞元長蔣先生文章道義恨未識其面  
也當時前輩若大理聖任喬先生銓部徂徠李先生給  
諫永言姚先生咸荷獎掖盛雅知契最深國變後余訪  
燕山梁職方鶴林於安宜喬先生尊酒言歡有三人斷

金之誓時姚先生髦年抱恙僅同王螺山給諫牀前握手唏歔耳又至吳陵下榻宮子紫玄家邂逅李先生同宿逆旅至平生石交惟螺山及鄭進士超宗宮進士紫玄爲最螺山及蔣先生受業門人與余有將伯之助若紫玄高臥不出而超宗以劑調叛帥嬰眾怒懼禍爲可惜也蓋余之締交於廣陵前後輩者若此惟蔣先生杜門著書不上公車余雖未識韓而文章道義精氣往還時塵夢寐今諸君子都化爲異物蔣先生亦賦玉樓三十年來久疏跨鶴之游卽梅花嶺墓道亦未遑憑弔忠

魂也然手一編尙論古人時輒想見蔣先生堅深靜確之概今賢孫繩武仰承先志將以先生所纂史彙授梓不遠數千里屬余爲序余髦齡逾八嚮時生花管已被夢中奪去何能爲先生闡揚鴻猷竊惟三不朽立言尤不易古今大作手厥推靈均蒙莊及龍門腐史然楚騷侘僚含愁南華汎洋自恣惟史記綜括數千年興亡治亂成敗是非之蹟粲然明備顧篇帙浩繁旨趣廣博學者窮年孜矻不得提綱振領剛煩就簡之法則茫若望洋蔣先生鉤玄撮要臚爲十卷類析區分同條共貫開

卷瞭然真子長千載功臣也從來習史記者在昔有裴  
駟集解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在今有楊升菴題評  
唐荆川選要凌以棟評林而王守溪何燕泉陳石亭茅  
見滄王槐野張侗初茅鹿門王遵巖諸公雖論撰不同  
訓故考索各有發明安得如蔣先生獨出手眼領異標  
新俾作者與述者之精神兩相遇於墨瀋紙背閒呼之  
或出者隱先生之書必傳余獲附先生之後以垂久遠  
則余之微重於先生實深矣

梅叟兄煙巖堂詩集敘

西補堂文集選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往戊寅己卯閒余偕家庭評荔堂與梅叟用圭兩宗兄  
論文攻藝有嚶鳴之好卯闌余倖售而梅叟荔堂咸鍛  
翻用圭則僅中副車次年余復聯雋南宮用圭就成均  
試同在少宰公宦邸詩酒倡酬甚適也時梅叟在家苦  
攻制舉義邈不相聞既余奉使南還驟膺家變而少宰  
公亦先捐館同在憂感中每相痛悼無何桑海倏更鼎  
簞游易余既避跡林泉用圭復溘先朝露而梅叟則棄  
去青衫頻年作客往來燕臺淮海閒覽南北江山之勝  
登臨嘯詠錦囊奚背貫珠鬢髮如是者經二十餘載流

光萑苒景逼桑榆余華髮毵毵而梅叟亦齒踰八秩矣  
還轅息陬髦而好學博綜遐探晨夕靡倦時過余拊  
膺太息歎春秋之代謝悲陵谷之遞遷對景傷懷撫今  
追昔凡有感觸悉寄之於詩今始論次編年裏爲續集  
命余引其端余不敏憶曩與君家兄弟誼深壘篋契洽  
蘭金自壯及老歡好無間今荔堂用圭墓木已拱而吾  
兄猶魯靈光歸然在望步履康強窮年索處猶獲肩隨  
杖屨夷猶於鑑湖柳亭之濱何幸如之至其詩標舉蘊  
藉吐納風流冲然閒淡無蹕厲矜張之態殆本乎情性  
發爲聲歌溫厚和平不亢不激豈非漸摩於西明先生  
之教所得於過庭者實深哉當丙戌以還先生需次薦  
鶚而固守窮約視鱸堂如脫屣篤念舊恩矚然不滓宜  
梅叟兄潔身高蹈不替侍御少宰兩世之箕裘也余故  
論列兄詩而并及其節概若此蓋文章道誼冠冕吾鄉  
不獨爲宗彞之光矣

跋

跋朱氏家乘後

今人出宰百里流惠經民生而尸祝去而謳思者必出

於其鄉正人君子之口然後信而可徵天都有金文毅  
公正希先生不特文章妙天下而義聲慘節崇冠千秋  
又吳門文文肅公湛持先生當時羣號爲祥麟威鳳不  
肯以曲筆徇人一字之褒榮踰華袞兩先生山斗望隆  
未易徼其題拂而吾鄉圓嶠朱公令休寧數載當其奏  
最北覲也兩先生從邑民之請各爲文以碑去思列敘  
政績美不勝書而大節湛恩尤稱卓越者有兩事當天  
啓甲乙閒逆璫煽惑一時義子乾兒祝嵩獻媚匝地生  
祠祀省會祀畿甸未已也又祀輦轂祀邊鎮祀遐疆未

已也又祀辟雖於是薊州耿僉憲如祀以不肯營建逮  
訊詔獄而武林黃先生汝亨因歎息遭毒棒而斃風翻  
瀾倒舉國若狂誰敢抗聲以調抵者時新安亦奉上檄  
相地鳩工公獨堅持不可侃侃論沮郡不能奪暫令弛  
役未幾璫敗乃罷公之勁挺不爲威脅不因勢怵儻稍  
緩須臾安知不罹毒螫如黃耿兩公之受禍哉而公乃  
毅然不顧至黃山一案孽豎許志吉以相國胄子頹其  
家聲矚吳養春之富甲一鄉也借其族梟新及第者合  
謀首厥驟興大獄籍沒其貲旣已瘐死復懸坐贓二十

餘萬兩酷鍛吳程兩富姓合邑洵公矜其无妄不爲  
毒比稍寬其獄休民感泣如離湯火無何聖主當陽孽  
暨極死事乃獲釋公之大節湛恩卓卓如此而今人或  
未之知余讀文金兩先生之碑文而恫乎有感也昔人  
云從來一節堪天壤未必千秋在廟廊公之循政愷澤  
新安之人有口碑輿頌無吝縷述而惟此二事有關名  
教造福斯民安得不亟爲表章以垂來禩因漫綴數語  
於家乘末簡俾後之修邑誌者有以采焉

楊先生祁收雜詠後

西補堂文集選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嘗謂靖節之讀山海猶靈均之賦遠遊也蒼涼窈冥  
情緒激楚來不知其所起去不知其所歸使人流連往  
復減然欲泣同此一絲血路萬徧水磨海竭桑枯永劫  
不毀直欲挽精衛之魂灑銅鞮之涕今讀先生詩何其  
神似靈均靖節卽百端交集一往情深正如獨立空山  
海水激蕩羣木哀號悲風四起所謂白玉璞中琢心黃  
金礦裏鑄淚矣

墓誌銘

明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尙寶司丞前江西道監

察御史湖廣布政司參議提督通省學政向若

水公墓誌銘

余昔筮仕皇華見署中使星堂列有書目署後室三楹榜星垣書府皆同邑向若水左轉行人司副時所締構并題額者因歎公在職勤敏不以遷謫故視同傳舍蓋前輩立法每使旋必以書二部送署以故多未見書每被衙胥盜鬻公恫心旣創屋以扁鑰之復爲榜示余入署後遵公成憲與諸同寅爲簡書會整殘去蠹將印記鈐蓋於上以防盜鬻未嘗不服公貽謀之善也又聞公

聖朝堂文集選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入西臺卽抗章論劾不避嫌怨曾具疏爲同鄉周太僕昌晉申理太僕亦硜硜自守不植黨爲時局所排當崇禎初韓相國文忠公奉旨定逆案將太僕牽梁明註持議多依傍循資未讎遷似亦可寬指摘而誤呈網羅公每爲扼腕及烏程相柄國與羣小田惟嘉唐世濟章光岳袁弘勳等內外勾連翻案甚急賴烈皇帝堅持不允公疏內有逆案中之不平者願冢臣一一明告我皇上以期前雪遂觸當塗之忌將科場監試懷挾事借題處公嗣後屢起屢蹶則皆坐此疏始終受累不淺耳易

代後余偕公屏跡林泉見其立身矯矯持議侃侃猶見  
前輩典型乃甫躋稀齡倏爾捐館一切銘幽之文闕焉  
未備今其孫寶璐以余諳先朝典故屬爲誌墓余安敢  
辭因珥筆述之公之先系出宋崇信軍節度使震卜居  
鄧西桃源鄉清泉里因家焉國初有龍虎將軍先正始  
遷入郡城六傳至閩藩理問朝佩則公之曾祖也祖承  
憲以子貴封文林郎生海若公諱卿謨卽公之父登萬  
曆丙戌進士令寧國調繁丹陽卒於任所初娶周孺人  
無所出繼娶董恭人始生公恭人將娩夢神人乘白鶴  
集於庭覺而就寤海若公知不凡命名相胤字啓明五  
歲能自寫千文字畫端楷稍長博聞強記過目不忘十  
歲喪父哀毀若成人有贈賻者輒含淚辭之云吾父一  
生廉介豈以歿後改操耶悉卻不受其立志如此弱冠  
赴道試以盜額寄學業三次觀場而赤石陳公督學執  
法將寄學悉汰於是復就童子試至辛亥郡守戴公擢  
第一改其名爲佳胤重入泮宮乙卯遂登賢書壬戌成  
進士出闈後心煩懣指痛不可忍竊怪之急奔歸而董  
恭人卽於放榜日易簪孝思感通號踊欲絕苦塊中躬



與土石畚築成墳服闋授大理寺評事平反明允纂修  
棘寺祥刑一書時逆璫播惡冤斃忠良公目擊痛憤遂  
乞差催江南金花等稅見民生窮困疏請蠲免積逋不  
允反嚴旨督責會思陵御極以才望簡擢江西道御史  
遇事敢言風生臺閣首參婪樞梁廷棟罷黜連糾劉僑  
張道濟等盤踞金吾恣睢徧籍皆人所側目不敢輕犯  
者公方爲朝廷肅清仕路而嘽公者借題前疏降補閒  
曹歷陞禮部儀制司郎中愼惜名器調護親藩杜花生  
之請封禁越關之奏擾一遵祖訓著有容臺佐議一書

甲戌督學楚省悉屏竿牘獎拔寒峻黃州士風最爲蔚  
競衡文者怕避不敢入公獨首按其境案發人不敢謹  
楚多藩封每校士咸來請託公毫不曲徇有投遞薦函  
者竟部奏聞繇是黃綠路絕江夏賀文忠公稱爲今之  
薛文清云丁丑量移閩省建寧兵備時鉛山界連兩省  
山寇出沒公至修築城垣嚴詰姦宄整師鞠旅密授方  
略勦除白蓮妖黨立誅梟弁之訛言煽惑者嚴疆賴以  
寧謐己卯奏最晉秩業陞四川清軍副憲而忌者修前  
卻又從拾遺中鐫公級迺以僉事補廣東羅定道嶺西

羅旁延袤千里菁深棘叢猺獞窟穴其間當五州要衝  
兩粵上游最稱險塞公多方撫馭宣布恩威成就戎口  
口或有嘯聚闖入寇掠者擒獲無遺岡峒土獠以借耕  
爲名潛懷不軌公預折其謀驅之出境民賴以安著有  
兵家訓實一書癸未督撫方上公功議敘而天曹仍據  
前疏再薦公秩於是公感庭鶴銜斷芝之夢翩然掛冠  
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公歸築室大皎之曉山杜門卻  
掃岡煤山之變頓足槌胸踣踣號慟遂致損筋步履蹒  
跚乙西南都再造起公尙鑿丞不赴時吏垣莊先生漢

曉亦與時不合投劾而歸所居與公廬鄰接相與嘯詠  
於兩曉之間花塢松林賦詩酬和亦可以想見其高風  
逸韻矣辛卯公年登七秩起居猶無恙重陽後蚤起命  
取寸箋題云啞強七十年身摧志愈堅國恩苦未報殫  
逐舊君前又對家人云身爲嫉邪冒奏事家因好客不  
畱錢語畢而逝余概公生平大率爽朗豪邁不傍人門  
戶不恤人譏彈徑情直遂孤行其意視世之瞻前顧後  
望氣占風者奚啻霄壤噫公之被抑至於三黜聞出於  
貴池鄭太宰玄嶽太宰勁節清操海內所推爲正人君

子也余有不滿者兩事當統均時調儀郎吳昌時爲文  
選掌銓卒以賄敗嬰聖怒廷訊被殛癸未大計金沙張  
公亮明劾以名士宰揭陽初無劣狀而過聽吳沈兩生  
言無端降黜各司官爭言內外單無名不便議處太宰  
云吾自有肚單張因取以名集天下傳爲笑柄至若公  
以一疏之故永念不忘亦豈匿瑕含垢恕以待人不吝  
改過之謂乎太宰褊衷多此類今歷世縣遠是非久而  
自明公亦可以無憾矣公生於萬曆壬午五月十日丑  
卒於辛卯九月廿一日辰配戎恭人益府長史戎公來

萬壽堂文集選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物園刊本

寶女生於萬曆辛巳十月四日戌卒於丙戌正月十五  
日午享年六十有六合葬郡西郊楊家水畝祖塋之旁  
子孫繁衍詳行狀中不具述因系以銘  
公昔乘鶴下雲蓬口銜霜斧吐丹芝幼懷奇略壯承箕  
棘寺烏臺展鴻施峩峩山斗冰鏡垂文經武緯奮以弢  
一朝騎尾返天池玉韞山輝永不摧論論訛訛亦胡爲  
千秋直道在於斯

傳

葛太史文節先生傳

余借確菴葛先生少同學長同籍仕同版使同地而後

復身同隱也君長余二齡猶憶六十年前當崇禎壬申

存余垂髫君弱冠

張美翊案新鄞志林時對傳崇禎十三年是歲庚辰成進上時年十八據

此文壬申下距庚辰九年壬申太史弱冠則庚辰常廿九歲侍御當廿七歲太史卒康熙廿一年壬戌正屈稀齡志傳太史卒年六十亦誤此傳允蔓甚於他作太史不出則侍御之力也

莆田跨干黃公

來督學同入邑庠乙亥又同受知於晉江乾所劉公君

食餼而余補增廣生名次常相先後丁丑戊寅閒海憲

侯官平遠許公觀風月課君與余更迭爲首受知最深

己卯許公改督學錄科咸以高等應試遂同薦賢書君

治易爲新安然明羅先生首拔而余治春秋亦荷金沙

楚珍蔣先生取冠本房主司以文皆古奧置弗錄兩先

生力爭始獲中式次年庚辰同捷南宮兩總裁置酒款

卯關聯雋者衛太史紫菴先生大聲曰林葛兩子俱宜

魁兩浙而爲余輩所抑中稍後今兩子皆聯捷又皆名

士文章有定價如此國門之牘不踳而走價重難林華

藻宏音開先風氣一時竝稱林葛海內拾殘膏臚馥往

往梯青獵紫咸俎豆我兩人互數十年不衰以余之謫

劣何幸與君聯鑣競爽哉暨對策大廷君文麗章賈予

法鍾王首擢進呈天子覩凌雲而動色業御前封第一  
矣會通州以北籍多內援翌旦臚傳倏改爲次人咸賦  
異奏名上殿君風姿秀挺舉動端莊上拭目久之簡在  
帝心嗣是讀書中祕凡遇閣試館課必冠儕輩隨充口  
講召對記注官又同修會典彙輯太子格言編纂六曹  
章奏珥筆天祿石渠恪恭厥職時余亦承乏星垣丹陛  
聯班午門待漏追隨京邸不啻洽金蘭而踰骨肉也一  
日上召九卿翰林科道等官來平臺問募兵籌餉君奏  
對娓娓千言大約謂增兵不如練兵加餉不如清餉當

宁首肯稱善又有請寬加派請停刑獄之疏皆切中時  
弊因政尚操切綜核君凡有指陳必以優恤寬大進規  
辛巳充東宮端敬殿較書輔導儲德君望口輦轂名重  
台揆一時耆碩如大學士八公蔣公總憲念臺劉公司  
寇虞求徐公光祿卿四明施公宮坊勿齋徐公湛陸劉  
公吏掌垣格菴章公皆氣誼相投締交莫逆君旅邸子  
處有新安吳丞以解糧缺額禁獄將室女助造君卻之  
捐俸金助其完逋又武林金某寓京富願以女入侍口  
質庫一所女戲一隊陪僉君亦不受其介潔自持澹於

色貨若此御屏特簡將有不次之擢會桐封策遣君同  
余于役西江余奉冊淮府而君持節益藩緣建昌乃君  
祖廷評公舊治遺愛在人冀得瞻拜祠宇以申祭奠時  
益王恣睢自用所爲多不法設宴款延君欲乘機規正諄  
諄以忠孝相勉王默然有所感動三院兩司聞君直言  
無不歎服使旋拜疏以病請假奉有在籍調理之旨而  
鼎湖慘殉攀髯無繇日借余望北哀慟至畱都再造起  
君春坊諭德行文守催乙酉甫戒裝抵雲陽而國勢已  
不支仍返里門兩經國變如雲鶴冥鴻不嬰矰弋蠶城

監國又以君爲國子祭酒晉侍讀學士四海橫流難措  
一木遊跡深山逝將終老鼎革後杜門卻軟砥節邱園  
丁亥巡按杜疏薦不赴辛亥壬子巡撫范又以山林隱  
逸特疏具題以病懇辭高臥不起兩奉恩綸著敦趨供  
職郡縣逼遣矢志彌堅該撫始允具咨達部代覆徵俞  
旨有品行端重學業優贍之褒著在籍調理病痊起用  
若君者豈非潔身高蹈終礪箕頰之貞操者耶當塗聞  
聲思慕欲一望見顏色不可得有名可聞身不可見之  
語以爲歎羨易姓以來凡前朝鼎甲皆覲顏復入詞林

而君獨秉志堅貞屢徵不就海內望之如祥麟威鳳景  
星慶雲聳壑昂霄之概何讓古人辛酉元配姚恭人逝  
君卜一抔之邱以營葬頗竭心力至壬戌冬舉襄尙邀  
余題主兩夜聯牀握手敘袂猶無恙事竣過敝廬半晌  
笑談不謂闕兩日竟無疾捐館嗟乎痛哉天不憖遺老  
成凋謝嶽壞梁摧余自是益侘傺無可告語矣時正屆  
稀齡尙未浹揆且而飄然撒手不置一絲亦庶幾羽化  
而登僊乎古有私諡如貞惠之諡於妻文中之諡於弟  
余倣其義著諡議云以先生績學鴻文驚才絕豔金門

振響濛揆天庭玉樹漱芳奇探月窟李北海人稱宿老  
蘇眉山主歎奇才雲漢昭昭金石傳播宜諡曰文煙霞  
疾痼泉石情深丹絳頻宣難屈僻方之駕弓旌屢賁不  
彈貢禹之冠矢死靡他守塞不變宜諡曰節蓋先生文  
起八代節樹千秋聊采兌陽之稱爰引梓溪之例諡爲  
文節質之同人僉云允協乙丑王顯菴太史視學至寧  
高君行崇祀學宮以永俎豆焉君諱世振字大千一字  
同果號確菴晚稱寒鐵道人世居鄞仲夏之葛家灣卽  
稚川僊翁鍊丹處祖文炳戊子鄉進士令南城陞大理

評事父瑞圖郡庠生封翰林編修母俞恭人余長兒麟  
錦英年力學樹幟泮宮稱快增爲君所矜式不幸蚤逝  
柏舟有婦翦髮鵞面完節令終亦可謂無忝君矣君生  
卒月日及子女婚配詳墓誌行狀不具述口敘余與君  
數十年素心石交一旦先我溘逝不禁收淚寫哀而爲  
之傳

贊

徐子松盟遺像贊

奉常之裔司馬之甥家傳清白孕瑞鍾英兩雛奮起泮

雷祈堂文集選 卷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蜚聲金昆玉友君更崢嶸吾翁若翁蘭誼堅貞初偕  
研席復締姻盟于歸弱妹琴瑟和鳴乘龍佳壻光我楣  
閱數奇抱璞未遂登瀛英姿卓犖雅抱恢弘同余游宦  
協謀經營掖垣草疏戎幄籌兵輔我不逮資益匪輕晚  
參蓮幕杖策遐征倒屣懸榻國士羣迎稀齡踰二驂虬  
遽昇天胡不慙喪此國楨遺容儼在如覲儀型孫嗣振  
翩接武升巒將大爾猷門戶煥更

題後

題曉山集後六則



彙列評語

文章有神交有道則知我輩嚶鳴之好當慎爲選擇不宜薰藉糝雜以先生抗懷高潔獨立空羣覽所跋弁州四部彙極鄙趙孟頫正與鄙見合弟所畜吳興畫品墨蹟雖甚真亦棄同土苴今集中所列評語如徐乾菴方邵村樓岡輩得無蘇合蟻丸溷入香奩乎亟宜去之無涔汗簡安得管華之席未割鸞鴟之類同巢耶

張巡簡傳

噫此字乃先皇帝御諱故避之改爲簡討巡簡簡較易

雷補堂文集選

卷四

二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姓後逆臣馮銓等示讎先皇疏請仍舊直斥其名余每見官銜戚然欲泣古來以御諱更者如蒯徹爲蒯通莊助爲嚴助莊光爲嚴光王昭君爲王明君民部爲戶部之類後世仍之未嘗遞改何至今日悖逆傷心若是銓等之罪不勝誅何先生亦未之思耶亟宜改正無令閱者傷心

書李子臬堂文鈔後

當戊午己未閒梨洲嬰慈闈之戚

張美翊案梨洲年譜康熙十七年戊午詔徵

鴻博是歲公年六十九門人陳庶常代爲力辭乃止十九年庚申姚太夫人卒則謂戊午己未嬰慈闈之戚未

合庚申公與興化李映碧特舉遺獻徵修明史公舉其子主一門人萬季野以代有與徐立齋書首陽二老託孤向父云云公嘗與湖東軍事此時徵車絡繹未免自危高揭紅單或以掩人耳目不得已也 杲堂往弔歸過余舍歎息不置余詢其故云初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已大賊及弔畢咄咄語仰荷新恩恨命蹇遭變無能赴召有辜隆眷奈何兄當何以策我不覺啞然失笑末路喪節名教掃地人品之難定如此則杲堂生前已大不滿文鈔所云乃其未定之書耳至悔菴文行吾鄙推服平生受東山之累不理眾口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晚年痛自懲艾以悔名菴亦可謂善補過者丙戌以還不上公車者僅七人悔菴居其一願先生略其小而取其大弗過督何如

周鄧山傳

昌黎誌子厚不諱與王叔文交好而於以柳易播一事咨嗟愾歎謂爲人情所難蓋瑕瑜不掩直筆始可傳後今讀鄧山傳如寫照添毫并其人之精神畢現鄧山一生恃才傲物跡馳不羈之狀呼之或出真可謂繪影繪聲矣至用筆之妙精警生動得龍門扶風之髓必傳必傳

陸春明傳

春明溫溫儒雅壁行珪趨平生卹孤振乏拯人之危急人之困好行其德難以縷數正與阿兄周明絕不相類周明可紀者惟盜瘞王頭一節耳傳中揚厲鋪張字字實錄春明得此自堪傳後餘文俱可置弗道矣

寄林影巖書

余猶子素含樾自稱影巖少年雋爽同李山顏毛止山游精繪事工鏤篆與吾長兒最善余實未見其畫也嘗薄游西江曾以一函致博菴黎先生先生亦目爲名士

歸來一疾竟不起與吾兒同赴修文之召同人咸痛惜之如張蓉嶼謝念蓼莘野昆季各寶其遺墨先生亦與之交好耶素含韻人得長者爲之表章雖死猶不死矣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